



02299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第七

對越甲藁

奏申

乞降錢會下本路災傷州郡下戶收糶麥種

臣等近以本路旱蝗為蕃屢以斯民危迫之狀仰竇
睿聽 陛下至仁垂憫賜緡錢發廩粟恩意惻怛與

天同心臣等欽體 聖懷分遣官吏抄錄戶口舉行

振卹之政欲使山谷窮僻之地咸被仁恩然此去來

秋尚有期歲公家之力有限艱食之日甚長蚤夜以

直西山文集卷之七

一

思未知攸濟訪之父老皆言若二麥及時布種則人
心自安蓋村野小民生計易足田中苟有數畝之麥
便可指為溫飽之資日前雖甚艱難終不舍之而去
富室大家知其有所指擬緩急舉貸亦肯相賙第目
今麥價所在踴貴其京平處每石為錢亦不下二貫
有奇惟上等殷富之家自能豫蓄種子中戶糶買以
病其艱若四等而下大抵皆貧困之民今夏所收僅
充三數月之食飢腸所迫豈有顆粒尚存雖欲趁時
耕種有不可得今秋田苗稼至少檢放之數必多官
司坐失常賦已不可勝計若麥復失種則來歲夏秋



輸納必艱上供之額何所取辦况整整待哺者以百萬計若廣種二麥則一飽有期庶幾四五月之交賑濟或可結局若種麥稀少不足救飢則非至秋成官司振給實難遽已公家事力豈易支吾臣等恭覩

陛下即位初年九月二十八日尚書省劄子勘會今年種麥是時切恐細民無力耕種有旨令兩浙兩淮提舉司應災傷去處將常平錢措置收糴麥種并給降米斛疾速賑貸施行毋致有失布種寬卹之恩載在詔令煥如日星臣等今略計本道災傷去處第四等以下闕少麥種人戶為田數百萬畝每畝用種

今真西山文集卷之七

二

五升其費不可勝計雖嘗亟下所部諸州那融官錢收糴給貸然今州郡大抵空乏必無餘力可及而常平錢米本自無幾見今專充糶濟不復更有贏餘只得傾竭愚誠控告 君父伏望 聖慈特詔有司給降錢會令臣等領下諸郡斟酌量給貸麥熟之日令民隨稅輸納臣等謹當拘權還之縣官不敢分毫使用干冒 聖威臣等無任震惕之至謹錄奏聞伏候

勅旨

貼黃照對種麥之期只盡九月立冬之後即難施工前件奏請若蒙 聖慈以民食為重俯賜俞允

即望速降旨揮庶可及時給貸併乞 睿照

乞倚閣本路八州軍第四第五等人戶秋苗

江東路安撫轉運使司狀照對江東一路旱蝗為災除信州成熟外其餘州軍府嘉定七年苗米疇零欠數不多民正艱食豈堪催科煎迫之若况無輸納徒費鞭笞今流移已多或緣赴避追呼不議蠲除則來歲耕夫必少所失經賦反多於零欠 公朝厚下於民固無所靳况權事體輕重較然甚明欲望 朝廷將七年分人戶零苗特與除放是亦賑荒之一助伏候旨揮八月二十九日奉 聖旨令建康寧國府太平徽饒池州南康廣德軍將嘉定七年第四第五等人戶見欠苗米權與倚閣仍分明出榜曉諭

乞施行饒信州旱傷

九月日發

照對本路州縣今歲旱傷至甚除建康太平寧國徽池廣德南康七郡某已嘗節次同制置總領提舉奏申蒙 朝廷特賜賑卹外續體訪得饒信兩州旱亦不輕遂差委承務卽信州貴溪縣丞邵介前去饒州諸縣廵功卽饒州餘干縣主簿潛剛前去信州諸縣體訪旱傷輕重之實同各縣知縣連銜保明申今據各官申到事理及據知信州章奉議所申事理須至

開具下項

一據知信州章奉議申

云云及仰懇奉等
所申云云今不錄

右備據各官所申在前照對本路饒信兩州春夏之交不至闕雨可以隨宜栽種比之建康太平等七州自春一向乾涸種不入土事體輕重緩急不同所以昨來先具七州旱傷申乞亟加賑卹續聞饒信兩州栽種之後六七月以來亦是一向缺雨緣未見旱傷淺深的實所以未敢輕易一槩申陳遂分委各官體訪到前項事理某又朝夕咨訪參驗所聞委定後未正當苗穗茂實之時無雨沾活加之間被飛蝗為患

今真西文集卷七

四

三百九十九

致使已栽種田畝反成枉費夫力種糧其被害乃甚於種不入土之處如此則饒信兩州旱傷雖大體比建康太平等七州為輕而實不可謂非旱傷州郡况其中如饒之鄱陽樂平信之永豐玉山旱傷至甚却又與七州無異兼日來體訪得各處米價亦已艱糴當收成時其價比春間反增三兩倍瀕湖之民已有全食菱芡而不粒食者似此入情委難存濟既已審究得實若遂以前來止申七州之故隱而不言即為欺罔謹錄續次所審實到事理開具申聞欲望 朝廷矜念兩州之民均被旱傷特賜詳酌併垂恩卹庶

無一夫不被其澤之惠實為幸甚

申尚書省乞再撥太平廣德濟糶米

照對昨蒙

朝廷支撥米三十萬石專委泗淮制置

司契勘本路所部州縣災傷輕重將所撥米并提舉
司所管常平義倉米及用度牒收糶米并制置司所
糶米併為總數斟酌分撥赴各州軍應副濟糶使用
仍行下分管監司將撥定米斛督責州縣措置振卹
且許其向後闕少續具申請所有建康府太平州廣
德軍三郡係准朝旨令安撫轉運司分管措置內建
康府承制置司撥到米一十三萬石并義倉米三萬

五西文集卷之七

五

七千九百七石四斗有畸本府見行委官抄劄戶口
候新制置李致撰到日區處施行外太平州撥到米
一萬五千石并義倉米二萬三千八百五石六斗有
畸廣德軍撥到米三萬五千石并義倉米一萬三千
六石八斗有畸近據兩郡申到抄劄戶口帳目及目
目下至來年春夏之交合用濟糶米數太平州三縣
丙戶一萬七千九百九十有五丁戶四萬七千七百
有九戊戶一千八百通計四十一萬五千七十一口
除已撥到米數外尚欠米四十二萬一千六百餘石
廣德軍二縣丙戶一萬九千七百四十有一丁戶三

萬二千八百二十有四戊戶二千五百有八通計二
十三萬九千三百二十一口除已撥到米數外尚欠
米三萬三千一百八十餘石若非再贖 公朝仰祈
終惠則將來賑卹必至不繼規等實有幸芻牧之責
今照得兩郡雖均係災傷地分然廣德被旱尤重兼
本軍地素饒瘠民生孔艱豐年樂歲不免貧悴一遇
水旱坐待流殍而鄉村之民尤無聊賴自八九月間
已有饑餒至甚者非有司極力拯卹未易全活自丙
戶以下皆當給濟惟城市則濟戊戶而糶丙丁所以
糶戶至少而合濟戶居十之八至如太平為郡雖

頗稱繁庶然年來已非昔比當此歉歲民間亦甚艱
食但狼狽之狀未至如廣德之極故惟戊戶則全濟
丙丁戶則糶內鄉村丁戶亦量行給濟所以濟戶差
少而合糶戶不啻倍蓰兩郡事體既稍不同其糶
濟遲速亦不容不少異廣德已自十月十二日為始
公平州則以十一月十一日為始所據兩郡申到欠
以米數並是的實太平所欠雖止是糶米然為數不
貲不敢盡以上累 朝廷除已從轉運司那撥米斛

并督責本州守令多方措置勸分招糶貼助賑糶外
今來止敢以五分之一橙告 公朝特賜劄下建康

府轉般倉支撥米八萬四千石應副太平州賑糶其糶到錢槻等專一任責拘還 朝廷不敢分文違欠

所有廣德軍尚欠米三萬三千一百石係指定合用之數委是無從措畫併乞劄下平江府百萬倉照數

全賜支撥以充接續賑濟度使兩郡飢民獲脫溝壑實出始終生成之賜伏乞指揮 十二月二十六日奉聖旨令建康府轉般

倉於椿管米內支撥五萬石付太平州充振糶及令浙西提刑司於平江府百萬倉椿管米內支撥二萬石付廣德軍充濟糶使用糶到價錢各就本處令項椿管具入月帳供申其米仰逐處徑自差辦入船前去般取仍仰開具收到錢數申尚書省

申尚書省乞放信州零苗

真西文集卷之七

七

劉真

照會近准省劄備本司同安撫司所申乞除放本路

早傷州軍嘉定七年分人戶零苗八月二十九日奉

聖旨令建康寧國府太平徽池饒州南康廣德軍將

嘉定七年第四第五等人戶見欠零苗米權與倚閣仍

分明出榜曉諭劄付本司照會施行本司除已牒逐

州軍縣遵奉施行仍鏤榜曉示人戶知悉外照得昨

來同安撫司具申之時係在八月十三日其時緣委

官體訪信州旱傷未據申到兼本司去信州道里甚

遙未見本州旱傷的實未敢一併具申續據知州章

奉議并體訪官饒州餘干縣主簿潛剛申到信州諸

縣旱傷之實兼朝夕咨訪參驗所聞委是後來當苗
穗茂實之時無雨沾活加之飛蝗為害不輕僅有鉛
山一縣所管七鄉上四鄉與福建接壤粗得豐熟其
餘諸縣鄉都并鉛山縣下三鄉皆係災傷地分已嘗
開具中聞乞 朝廷矜念并賜恩卹外今來一路八
郡皆蒙倚閣去年下二等零苗唯信州諸縣人戶未
霑蠲閣之惠若以前米失於併申之故不為控陳實
非所以推廣 公朝厚下之意欲望 朝廷特賜詳
酌除鉛山一縣上四鄉外將信州上饒等五縣并鉛
山縣下三鄉嘉定七年第四第五等人戶零苗照

今直西文集卷之七

八一

劉嘉詩

建康府等八郡已得指揮一體倚閣施行使千里之
民咸被恩賜實為大幸伏乞指揮施行申聞事

十一月二

十八日奉 聖旨令信州將上饒等五縣并鉛山縣
下三鄉嘉定七年第四第五等人戶見欠苗米權與
倚閣仍分明
出榜曉諭

申尚書省催撥太平州賑糶米

同太平州

照對某等昨緣江淮制置司分撥到太平州賑濟米
三萬八千八百餘石比之諸州為數最少而本州三
縣合賑糶戶口為數至多嘗各具申 朝廷乞撥借

米斛充本州賑濟日夜以須未奉回降某於今月初
一日巡歷到州經行田里備見細民窮悴之狀與守

詎同共指黑除戊戶始終全濟可至來年三月其鄉
村丁戶僅能量濟三次而流移新到旋次抄劄者又
湏一例振卹其城市丙丁戶并鄉村丙戶皆合振糶
總計用米數十萬石某等已各竭公家之力措辦錢
米添貼糶濟外欠關尚多委無從出竊見本州三縣
今歲災傷檢放通及八分田畝所收既已無幾而上
江米舟至者甚稀鄰郡又無般販之地若非官司出
米賑糶竊恐中戶以下闕食狼狽日甚一日某等濫
膺靡節之寄若避煩瀆之誅不以控告于 朝坐視
境內之民飢餒流離豈不上辜 君相愛卹元元之

直西文集卷之七

九

訓

意用敢合辭仰干造化伏望 朝廷檢照某等已申
事理速賜劄下建康府轉般倉支撥米八萬四千石
借本州賑糶某等謹當拘收價錢節次解納或留本
州糶米償還一聽旨揮行下如分文違欠甘坐黜罰
湏至再申

中尚書省乞再撥廣德軍賑濟米狀

同知單

某等照對江東今歲旱蝗為諸路之最廣德兩縣災
傷又為本路之最蓋本軍田土瘠薄雖當上熟之年
猶有餒食之慮况自春徂秋種不得下其為狼狽不
言可知仰賴 聖朝哀愍元元賜轉般米三萬五千

石及就撥義倉米一萬二千餘石醜恩傳施自昔所
無某等與兩縣十四鄉之人同深感戴第此邦民貧
特甚昨本路諸州抄劄戶口皆以五等為別其他州
縣惟丁戊始濟獨廣德兩縣所謂丙者殆不及它郡
之丁飢寒窮窶徃徃相似故自丙至戊無非當濟之
家總而計之仰哺於官者九二十三萬九千三百餘
口其流移新到旋次抄入者又不在此數臣等自九
月間已聞兩縣管下鄉村有飢餓垂盡之人亟出義
倉米賑給一次計一千六百餘石又於十月十二日
以後將丙丁戊戶普行賑濟計用米一萬七千餘石

及其巡歷到軍經行田野訪問父老皆言自昨賑濟
之後又閱兩月餘貧民下戶復以闕食遂與濟同共
商議以今月十八日為始再將丙丁戊普行賑濟計
用米一萬七千三百餘石通將三項共計支過米三
萬六千餘石某等亦竊自念今歲飢荒非止一州一
路 朝廷至仁徧覆有請輒應為力甚艱某等忝在

臣子當知體國故於撥賜之米受惜唯謹專留以充
賑濟其軍城附郭合用振糶米九千餘石皆從轉運
司撥官錢收糶而戊戶計口給濟為費尤多不敢悉
用官廩以一月為率兩旬以米一旬以錢米出於官

而錢則出於其之私帑區區之意本欲存番斗斛以
接續賑濟庶免數愆 朝廷其如戶口至多除三次
給濟計支過米三萬六千餘石所餘亦已不多自開
春以後至於四月尚須三次給濟用米至多近者安
撫轉運司嘗具申請乞於平江百萬倉支撥米三萬
三千一百石委係指定之數日夕俟命未准回降今
來事勢迫切某等職在振卹實不皇安用敢合辭控
告造化伏望 朝廷檢照安撫轉運司已申事理早
賜劄下平江百萬倉照數撥降施行某等定與斯民
同霑大賜頌至申聞者

真山文集卷之七

十一

申省第二狀

此係第一請被受省劄不
允後再具申在三月初發

照對某近申 朝廷乞賜指揮將所撥平江府百萬
倉米三萬石付廣德軍專充賑濟免令拘收價錢續
准省劄未賜允俞某恭承 朝廷之嚴即當稟聽豈
應再三煩瀆自速斧鉞之誅竊念廣德歲苗傷最
為酷烈環地千里粒米不收人情憂搖皆謂必填溝
壑某自去秋被命措置即行下本軍差官抄劄其間
所委或非其人不無泛濫而合濟之家却多遺落某
亟遴選疆斂愛民之官精加覈實釐正甚多又於給
散之日令民戶結申互相保委其有冒濫許人告陳

緣此有已抄劄而不敢請由有已得由而不敢請米
有以三口為五口而自行首實有以一家得二由而
復行繳還冒濫之弊委已盡革其實貧乏者却與抄
入凡今所濟盡是闕食之民即不敢分毫泛濫有失
聖朝子惠困窮之意無某區區愚鄙嘗竊有見以為
當天患民病之時必須上下同心竭力以圖拯救迺
克有濟故凡 朝廷所賜一勺一合盡以充振濟之
用其軍城并屬縣自冬至夏合用振糶米斛皆從本
司措置應副不敢於濟米內分撥又振濟錢米或有
不給亦不敢一切倚辦公上前後出備添貼其數甚
多蓋職所當為自當罄竭豈敢數恩 朝廷今來所
乞將百萬倉米二萬石專充振濟實緣事不獲已方
有此請蓋上項米斛元係陳乞為振濟之用若以其
半留充出糶則三月間一濟欠米萬石本軍既無事
力本司帑廩又空四顧徬徨實無從出闔郡數十萬
生靈之命已蒙全活至今農事方興仰食尤急若振
卹不繼則前功盡捐一簣之虧誠為可惜伏望鈞慈
俯察誠悃特從前請將所撥百萬倉米二萬石付廣
德軍盡數給濟免令出糶收錢某與斯民均被隆天
厚地之賜伏候指揮

照對某近者再申尚書省乞將平江府百萬倉撥到米貳萬石付廣德軍並充振濟免令出糶拘收價錢側聽無旬未拜俞旨伏緣本軍已擇定四月一日給濟除上件米斛外別無指擬祇得再體恤上昌崇威竊見廣德去歲災傷荷朝廷恩卹備至昨者制司分撥米斛本軍所得凡五萬五千餘石以每石二貫為率計錢十六萬貫有奇尚蒙盡數予民未嘗責令出糶今百萬倉所撥凡二萬石若以其半出糶止計錢三萬緡以聖君賢相切於愛民之心既嘗捐

十六七萬貫救之於前豈復惜此三萬緡不以濟之於後况其元為本軍再乞濟米三萬石繼蒙旨揮止與二萬不敢數瀆朝聽已於本司經常支遣米內撥五千石添貼支散若使止須振糶則本司所出之米豈不欲拘回價錢以助漕計之乏嘗以本軍民貧非他處比惟城市人戶粗有生業可以糶濟兼行至於鄉村之民狼狽殊甚非濟不可故雖本司事力至缺亦未免徑行給予不復出糶收錢况於朝廷仁同天覆苟可保全民命必不計折毫釐今雨暘以時二麥甚茂田野父老皆言只待麥熟便可無憂但今

歲氣候稍遲麥熟須至五月目今一濟正是緊切之時伏望鈞慈俯垂矜察許將上件米斛盡行給予貧民則天地生成之恩何以逾此須至申聞省

四月三日
會審定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旨糧支撥百萬倉米二萬石江非制置司均撥本軍義倉米一萬三千六百石一斗一升又發建康轉般倉米三萬五千石照分撥濟糶賑幾實惠及民今備本軍具到十一月十二日分糶濟米數其濟米計支二萬二千八百一十二石三斗二升糶米止計一千五十七石六斗八升其濟米比賑糶幾過二十餘倍切恐惠下及民利歸受軍令米兩分改振糶米二萬石作賑濟糶從所乞此乃都司擬筆劄付本司四月十二日到司

申省第四狀

四月初十日在廣德軍發
四月二日省劄猶未到

照對某賑嘗累申 朝省乞將平江府百萬倉撥到

真西山文集卷之七

十四

米二萬石付廣德軍專充賑濟先行出糶朝夕延頸未拜俞音欽惟 聖君賢相勤求民瘼由已隱憂自旱蝗以來振廩捐帑不可勝計而廣德一郡得米凡數萬石並係撥充振濟仰見 清朝以民命為重雖丘山之費無所愛惜何獨於此萬石必欲令其出糶收錢某雖至愚亦知非出 君相之意日者側聞士大夫有好為議論者以為此郡舊傷本不至甚官司振卸失之大慢斯言流聞遂致上誤 朝聽其竊謂欲知舊傷之重輕當觀險放之多寡欲知民食之艱否當觀米價之低昂本郡秋苗已蒙 詔旨盡放則

蓄傷之重固不待言今去麥熟亡幾而城市米價每
一省升為錢四十餘足則民食之艱又可概見或者
徒見境無流離野無餓莩遂以蓄傷為本輕振卹為
太厚殊不知去歲秋冬之間人情皇皇朝不保夕倘
非至仁亟加拯拯則溝中之瘠已不勝其衆矣况自
冬及春雖屢行給濟計其所予實亦亡幾蓋本郡當
濟之家為口幾二十萬而前後散米不過六萬石有
奇民間所得雖微然不勞經營坐獲升斗和以菜茹
雜以糟糠一日之糧衍為數日故能保全性命以至
于今然其困窮憔悴之狀見於面目者在在皆是蓋

真西山文集卷之七

十五

四庫全書

官司給濟僅能免其餒死而生生之業固已赤立無
餘且城市居民粗有營運本司出米振糶其價又為

甚輕尚有自旦至暮無錢可糶者

本司糶價每升二
十四文足有納二

十金而乞減
四文來者

某巡歷此來目擊斯事遂將軍城縣市

仰糶之戶普濟一次

丙七日而痛城官糶之直每升

為一十八文况於田野鄉村尤為岑寂若改濟為糶

其間無錢可糶者十室而九未免却以由曆轉售於

有力之家飢腸弗充坐以待斃是朝廷不惜屢濟

以生全之而顧借一濟以棄絕之也况今大麥已穰

而未黃小麥方秀而未實民食之乏正在斯時給濟

之期不容更緩契勘百萬倉米除前一濟用過八千石外目今所存一萬二千石見分撥軍城并四安倉橋頓今此一濟係是結局視前當稍加厚會約用米二萬餘石本司事力雖微亦已那撥米六千餘石錢二千餘貫添湊外湏至盡將上件百萬倉米充數方了給散一次竊見漢之汲黯事武帝雄猜之主其奉使以出又緣它故猶能便宜發廩以賑飢民然後歸節以請矯制之臯今某幸遇仁明寬大之朝且嘗承詔措置荒政親見民窮如此願乃便文自營苟邀譴責非惟有媿昔人豈不仰辜 朝寄用敢不避誅斥

合直西山文集卷之七

十六

集卷之七

謹同知軍魏承議以此月十日為始一面開倉振給外伏望鈞慈檢照某累申事理速賜指揮行下所有某不俟回降專輒給散之臯併乞重賜鑄表施行湏至申聞者

奏為不合差廣德軍教授措置荒政自劾狀

十一
日上

臣今月初十日據廣德軍中知軍魏峴按奏教授林庠不職奉 聖旨放罷臣伏見庠之為人素自修飾其掌學政又皆可觀峴遽劾開深可驚駭蓋緣與聞荒政有若越職侵官臣而不言誰與言者竊惟去歲

廣德之旱甚於它郡幸蒙 聖恩優賜廩粟 明詔

帥臣監司分行措置臣與權帥胡槻共議以為此郡之民凋瘵為甚振濟之責固在守貳商權攸助不可無人博采群言皆謂本軍教授林庠誠實懇到有志及民臣遂委之同共講畫庠以職在教導陳誼力辭臣非不知教官自有職分不當與聞民事實緣本軍官僚別無可委兼民命危急不應拘牽常法坐視而不知救強之再三庠始任責朝夕盡瘁區畫有方遂使千里赤子均被 朝廷振恤之實惠桐川之人悉能言之臣方賴庠得以逃責而庠乃用是以獲罪

蓋尋常州縣救荒只欲自專其事侵牟移易惟所欲為 朝廷監司莫可究詰庠既同共措置自太守以下雖欲為欺終有掣肘庠之召怨實基於此胥吏乘覘未至已有營惑之言臣行部到軍有宗室寄居論本軍民病十事臣之望覘不薄出以示之且謂此邦同官惟教授可與講究共起斯民深痼之疾本是美意不虞覘反疑庠以此告臣懼其旁觀不得自肆覘之忌庠自此而深臣昨用官錢兌提舉司和糴米四千餘石椿留在軍接續賑糶覘以郡計窘乏漫無措畫乃垂涎此米欲掩有之遣吏勇悍傳道指意調令

續 天聽伏念臣自去歲旱蝗以來朝夕憂懼訪求
疾苦不憚驅馳區區此心唯知救生靈所以固邦本
布德意所以尊 朝廷局嘗一毫自為已計昨蒙

聖恩再賜民粟即勒手榜徧諭田里使知獲免飢餓
流移之苦盡出 聖上仁恩一飲一食宜知感戴蓋

赤子 朝廷之赤子錢穀 朝廷之錢穀人臣於此

得效尺寸寔藉 朝廷事力就使推行盡善皆是職

所當為以此言勞稍知義理之人亦所不敢昨者累

甲 朝省乞將賑糶米改充給濟實緣春夏之交青

黃未接官糶雖平而城市居民尚苦無錢可糶村野

真西山文集卷之七

十九

窮僻困悴尤甚 陛下至仁既嘗斥四五萬石以活

飢貧顧此萬斛 聖朝豈復靳惜輒緣至意指以予

民私謂推廣 上恩縱令獲罪不過薄責若早知此

舉涉尾大衡決之嫌則臣雖至愚焉敢犯此大戾竊

觀 祖宗朝范鎮在陳范純仁在慶皆嘗以便宜發

粟不俟奏報而 朝廷未嘗不尊堂陛下嘗不嚴當

時群賢滿朝亦未聞有慮其啓專橫之漸者今臣先

請後發其祝二臣尤非專輒况不旋踵而報可之命

下是 陛下固以亮臣之心而赦臣之罪 朝廷之

亦舉無異論矣峴為郡守乃獨追尤前日予民之

不當是併陛下之赦臣者亦非也况其始議之時
洋與一二同僚皆主振貸獨峴移書告臣力言給濟
之便及臣到郡又縱吏再三謂民窮如此非徐行拯
溺時且令所親作詩勉臣以汲黯之舉自始至末峴
皆與謀故臣申省狀云謹同知軍魏承議開倉賑給
君峴不與聞臣敢妄為此言乎今乃加臣以不有
朝廷之辜是無天也兼臣從來巡歷先期戒約官吏
有送迎毋排辦所至蕭然人所共覩比者往來桐川
雖巡尉職當警護亦令勿出唯將入郡城見市井小
民執旗迎候者頗衆臣方訝其無錢糴米安得有錢

製旗亟諭之散去已而物色乃知峴用公庫錢製造
以給之又出緡與民繪像欲為臣立祠于學且厲庠
撰述碑文幸庠力辭而止臣繼聞之即移文禁或明
言全活生靈自出朝廷之賜凡百官僚止是本行
有何功德可以當此令其日下除撤向使庠率爾奉
命其為竒貨亦又甚焉臣性疎直待人不疑見其外
若溫柔謂可與之為善概念本軍積弊已極方約其
同心講究以蘇民瘼不謂其意薄陋邦潛圖脫去已
設機穽於出肝肺接放勤之初柔邪之類其不可測
如此臣非不知久去朝廷孤危易撼見幾不早尚口

乃窮然念微臣事 君粗有本末上賴 仁聖保全

至今就令奉使失職 朝廷自有黜典臺諫自有公

論而屬郡如一魏峴得相陵蔑誼當自反何敢辨明

矧如峴所陳既有扶持名教之深慮則臣之所坐宜

得覆載不容之大侈峴去臣留尤所未安欲望 聖

慈明詔有司審覈虛實倘峴言有狀即乞將臣重賜

貶竄施行臣見今待臯外伏候 勅旨 六月二十一日奉 聖旨

真其無罪可待魏峴與官觀二十三日出省到二十

八日到司尚書省送到承議郎權珍遠廣德軍魏峴

奏臣假以尋庸游榮器使由州列駕三遷遂玷班行

旋叨外除分以左符聖恩山重微命絲輕故雖到官

未久適承儉歲之餘惟知恪意撫摩究心疾苦期冀

鮮而不撓務束杖以無苛衆軍施下之請即時以支

還諸案未了之訟則參稽而粗決至於酒稅拘推猶

恐寬急失宜共知帑竭而廩空詎敢生財而過與頤

弱才而何有懼百諭之易盈政類為察之同心庶幾

闔軍之有額况學校者清議之出而博士者諸侯所

專今乃棄時邀權見謂越職臣而緘默公論謂何竊

照軍學教授林庠壁水諸生高申賜第本軍雖號偏

疊則方喜教養之得人使不以利達動其心請共自

全真西山文集卷之七

七

求媚取容臣到軍以來春補試士則期日晏遷月朔

諳書則狀申欲免但見其終日坐教舍中以師道之

嚴而下親措置官之職棟批駁簞塵埃僕辱處之

自安而本職則諉他官通攝臣已竊御之矣常去歲

田事不登 陛下不吝大農前後發廩給濟飢民德

至渥也近又續撥降米二萬斛付本軍濟糴恩至渥

也而臣之來庠迎謂臣上項米計臺見今申請乞盡

行賑濟未幾又以漕臣親筆云臣大畧謂若未准

明州回降非晚行卸前來控為汲長孺之舉臣遂致

言漕臣謂所當披歷肝膽控告 陛下之處分也繼而

成命之頒臣之意焉欲恭聽 陛下之處分也繼而

漕臣循行庠廷之於百里之外一日當盡庠於御簡

中雙黃旗腰鈴走傳一軍皆驚發觀乃一批與都吏
言漕臣入軍境怪迂者之不來庫推廣其說令御史
諭息居民多造輓旗帥眾迎接且令門備辦香灯
設供漕臣本命星官臣以謂廣德之民此復何時安
得以錢可以為此而指意下形小民執旗奔走連日
疲頓臣不忍見其為勢所迫遂各捐金以給之復以
書抵臣言漕司將米給散之後欲邀臣同街具申繼
面見庫又復謂臣庠與漕使言若與臣同街申則此
舉作得精來便宜然當使斯民知陛下之米臣陛下之
民監司雖從便宜然當使斯民知陛下之米臣陛下之
何較其精采與不耶則庠之銳意縱吏明矣臣竊觀
天下之勢堂陛之相臨眡統之相維事關廟堂則百
司庶府不泐而專權在監司則州縣小官不泐而執
如臂之運指若網之在綱由是國勢尊安民心畏戴
用此道也倘或尾大衝決內外相違假孟軻氏民為
重以文其說則上下陵夷從微至若寧不甚可畏哉
臣未到軍以前陛下念本軍之民濟之以米庠於
其中乃分撥往建平縣出糶先錢今陛下以二高
計濟糶於民庠乃不候報糶先行給散陛下欲濟
庠則易之以糶陛下欲糶庠則易之以濟是其權

真西山文集卷之七

陛下不與也廟堂不與也一庠足以辦之矣恩欲歸
於知已怨必萃於朝廷美欲掠於一身害必及於
他人不知庠果何所持而敢爾近擾人戶解四一等
陳訴濟米冒濫事臣委庠覈實皆復文離其說具欲
兩平其訟意果安在燕庠估勢憑陵嘗謂臣寧國新
除陳廣壽漕臣以彈又商論於庠其意蓋以脅臣也
如廣德縣申乞差官檢苑庠河預焉乃對臣按服肆
言兩差之官不當必欲更易而後已軍卒有一兵逃
庠乃不候報捉即以其素繫紀綱寧求填創名糧其他
不敢不一縷瀆宸聽素繫紀綱寧求填創名糧其他
聖慈特發睿斷將庠亟從罷斥以為輕易朝廷
威裂軍壘者之戒其於國勢誠非小補伏候 勅旨
小貼子臣不避仇怨既行按奏則臣今乞引燧回避
欲望 聖慈矜於小臣特賜兩易一等軍壘或待次
差遣保全孤蹤不勝大願俟 勅旨五月二十九日
奉 聖旨林庠放罷魏峴別與一等軍壘差遣 李
提舉奏為廣德知軍魏峴按按按林庠實按轉運副
使真某乞覈實查明事臣聞論事者當辯是非責治
者當覈名實天下未嘗無真是真非之所在也然每
進爭言之多端聽之易惑真不覈其實之過誠即具

名以嚴其實則是者固不可以厚誣而非者亦何可
以自掩哉臣竊觀進秦院報知廣德軍魏現按軍學
教授林庠不法且乞避轉運副使真其得旨罷庠
而別與覲一等軍壘差遣臣竊謂覲與某必有一是
一非惟以其實考之則真是真非當有不難辨者蓋
覲之奏雖為庠設然以臣所聞覲非按庠乃按某也
夫以一郡之民飢困欲死陛下大捐粟粟以活之
仕乎此印者出任其事如救焚拯溺何常重乎出
當此之時軍學堂試於輕重而以庠終日坐倉為可
濟物固儒者事覲昧於輕重而以庠終日坐倉為可
卸庠之所守為何如設使庠之語言禮節或失婉順
而所守者正覲亦當屈已從之未可以陵忽言也况
庠之於覲初未見語言禮節倖浸之實則覲之深怨
極憾於庠者果何為哉以此言之覲之按庠意必有
在臣故曰覲非按庠乃按某也某與覲比肩事主某
雖任按察若某所為未善覲不肯苟徇具以上聞執
曰不可然臣不知果覲為是乎某為是乎覲之奏為
荒政言也若曰某亦流俗者多而不能止某鄉孽死

○真西山文集卷之七

廿三

者衆而不能救其處濟米給散之有歎某邑糶錢出
入之不明其事則有何人之詞某條則有何日之察
各指其實而言之卒固無所逃舉而某之失於任庠
者亦無所辭其責矣臣竊聞覲之奏平餘言略不及
此特以輕易朝廷自專掠美為某罪陛下試嚴其
實覲為是乎某為是乎夫自專固人臣之罪而許以
從宜者尤未世之邪說如覲所陳陛下欲濟而易之
以糶濟糶非臣所任不能詳知然竊謂濟糶俱急轉
輸不齊糶米未至而借濟米以應之濟米有缺而乞
糶米以益之權宜集事要厥成終文藉具有存自無滯
混若事理不過如此則固亦陛下之所許未至罪
其事也至臣掠美之說則又不可不察臣事君猶子
君之事而已故稱人子之善者必歸美於其父稱人
臣之善者必歸美於其君擢是臣任是職欲其稱職
而人善之乎欲其不稱職而人怨之乎使人臣任怨
於下則怨之者推所從來必歸咎於上矣人主何利
焉且覲固言之矣米陛下之米民陛下之民也

獨不曰臣亦 陛下之臣乎以 陛下之臣奉 陛下

下之令散 陛下之米活 陛下之民何性而非 陛下

當責其實而求名與否不必問也若夫黎民阻飢上

所當恤此則如慈母之乳其子初不為民覘乃有恩

歸知已怨幸 朝廷之言何其所以見之異哉且民飢

而不得食則怨既得食矣又何怨卒於上之衰弊人

之言無足辯者然臣竊見近日風俗日為念臣雖不

率領一身利害之私而不以國家生民為念臣雖不

肖每獨憂之覘之說行恐自今分職授任者益以自

專掠羨為媿便文自營誰任 陛下事者覘言雖小

所關甚大此臣奉 陛下之愚所以論伏望 陛下特

其煩也覘與某 陛下是一非必有公論伏望 陛下特

選朝士或委鄰路監司覈考其實若廣德充政不舉

則某為有負 陛下不可無責若覘言無實則是以

私意邪說上惑 陛下朝聽亦乞臣與其實為聯事愚

是非非不可混於聖明且覘尚居部內存臣職所當言用敢

所激以聞取止 又上丞相手書道傳仰恃隆寬輒

有向事道傳竊見廣德魏守被罷教授林庫卷傳其

真西山文集卷之七

廿四

劾章至此者詳觀之實乃按真漕也某竊惟去年蒙

朝廷撥米振濟自江東言之廣德為最優且如池州

太平州寧國府等處若以戶口及所得米數言之皆

差不優於廣德蓋綠廣德之民自來貧困雖遇樂歲

亦不聊生去年之旱又為特甚所以制置司仰體

朝廷之意優數撥米然猶患其不足故漕司再有所

乞又申明易糶為濟然後一方之民得免死徙之患

此 主上之至德丞相之至恩也米乃朝廷之米

有司不過奉 朝廷之命給散之耳魏守所以謂真漕

之因非某所知但聞數日之間輿郡紛然至謂真漕

且以散米多得罪及使前日感戴君相恩德之民變

為疑惑之言是魏守本謂真漕市恩以歸怨於上而

不知今日之奏乃所以為歸怨之舉也某不能自巳

輒上其事區區仰荷知委如有一毫朋比真漕之心

天實厭之伏望鈞慈特賜詳察施行以釋民疑以慰

民望千萬感尊下情皇恐之至 表祭酒上宰相書

其一補秋毫每深自朝伏觀國家著令諸州教授本

職無二皆得薦舉則其所以領之職與典教於一耶

者固相關也今廣德教官林庫為即守劾奏遂致罷

黜其不敢不為一言竊惟自古設官雖各有司存而亦徒有可以相通者且司徒掌教從古以然故周禮大司徒之職曰因此五物者氏之常而施十有二教焉又曰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夫以掌教之官而兼領荒政何也蓋愛養斯民各安其所而後教化可得而行也最爾校官與司徒固相遠絕然預聞荒政頗亦似之某所謂可以相通者蓋如此今所在教官不遵法度妓樂之集預者強半為守口侵官未聞有兩按發而留意於教荒者獨以罪去借曰侵官不猶愈於預妓樂者乎江東漕臣既以提學為職知林庠平時有學道愛人之志故以走委之亦未為過若逐其所委則何以自安幸而朝廷清明守臣教官一時並罷可謂公平矣但守臣別與一等差遣而教官竟罷猶恐無以安漕臣之心此亦公朝所宜審處也乙亥之旱桐川為甚而民又最貧故德秀所分二州允加意於此郡汲汲拯救如捍民而聖朝旣出糶千里民命賴以保全者二十餘萬 聖朝旣天之澤可謂博矣迨丙子春乃有為諛詞以欺廟堂者謂江東諸郡實不甚旱傷監司姓名故張皇其事且指民無流葶為旱

合真西山文集卷之七

廿五

舊本輕之證於是當路不能亡惑而申請遂落落矣三月末某再巡至桐城是時民飢困者甚衆兩請萬石爰為都司駁下遂不獲已與郡守魏峴議先發廩以濟民然後申乞埃臯都司有不樂者於是峴峴劾某所委之官以自解而孤跡遂免矣幸 朝廷清明察峴之姦而以某為無罪迄免吏議天覆地載恩施無窮未知報塞之所謹略記所因於待臯之奏後世世子孫毋忘 上賜其魏峴詆誣之章典其自劾二狀表李二公所為辨明 謝表別見

申御史臺并戶部照會罷黃池鎮行鋪狀

照對黃池一鎮商賈所聚市井貿易稍稍繁盛州縣官凡有需索皆取辦於一鎮之內諸般百物皆有行人名入戶之掛名籍終其身以至于孫無由得脫若使依價支錢尚不免為胥吏減尅况名為和買其實白

科今據張宣趙義等四十三狀所陳誠可憐憫以區區鋪店能有幾許財本而官司敷配曾無虛日誠何以堪照得在法置市令司自有明禁 朝廷屢行申飭不許勑立行名當司雖已嚴出榜文不許州縣勑

勒行鋪買物然行名不除終為入戶之害牒本州帖縣鎮將黃池鎮應千行名日下並行除免仍給版榜

本鎮市曹釘掛曉示如今後州縣鎮務等官吏輒敢

科敷民戶收買一物一件許徑請本司陳訴定將官員案劾公吏決配施行仍申御史臺尚書戶部并移

文諸司照會

嘉定八年十二月因巡歷至黃池鎮民遮道以千教陳訴監鎮官史文林彌迥

買物不償價錢等事已將鎮吏押送鄰郡根究及申

到判云 照對黃池之為鎮地據要衝實舟車走集

之會前政運使孟侍郎以武臣監鎮多不知書申明

于 朝易以左選而史文林者首當其任正望其以

儒者忠厚之政洗武臣饕餮之風顧乃專事貪殘違

於法守有武弁之所不敢為者今據廣德軍等處勸

到陳德新查文明等情節如根刷牙鋪籍定姓名置

曆科數抑令供納纒帛香貨魚肉疏果之屬有償其

半直者有僅償些小者有三分不賞其二者有分文

不支者其兩科買非貴細之藥材則珍羨之北果文

計價直為錢不費到民戶之脂膏充一已之糶壑至

有不甚其命赴水而死者此其違法者一也收買纒

帛先用灰湯煮熟而後秤兩數科糶糯米不用斗斛

而用大秤稱筮自古及今未聞有此公為措克莫甚

於斯此其違法者二也本鎮酒課日繞一二百千商

旅如雲何患誰辦乃於官課之外又多造白酒小酒

勒令行老挑擔抑俵立定額數不容少虧所得之錢

不知何用以至將門堂酒數與麵店沽賣將酸黃酒

迫令坊戶一切巡門押賣不問願否此其違法者三

成瓶雀備夫力巡門押賣不問願否此其違法者三

嘉定八年十二月因巡歷至黃池鎮民遮道以千教陳訴監鎮官史文林彌迥

也科罰民財法有明禁而乃括據富民之過以為罔
利之媒如姓劉人以私釀敗露徐仁傑特其屋主元
不知情因而文致勒令拍酒一千貫阿揚為家僮所
告釀造私酒事之有無特未可知自當申州送獄却
勒令拍酒四百三十貫并納賞錢一百貫猶以為未
足復申送廣教寺勒令舍鍾樓錢并常住錢各二百
貫遂免解州劉大般見錢下江自應依條究治却逼
令拍酒七石為錢一百一十二貫擅行釋放此其違
法者四也在法未聞鎮市許置廂房者而乃擅行病
立四廂以為囚繫百姓之地縱令吏輩拷掠乞寬
憤之聲盈溢道路此其違法者五也凡此數項皆欲
司勘到陳德新等悉已招承照條各刺配追贓籍沒
監鎮史文林違法病民宜從按劾以其因病在假日
父見乞避親照條保明申如當塗王知縣非應避
之親既久病廢事亦合令其尋醫雜任所有欠舖戶
買物價錢須管一支還了絕申取插揮方許放令
起離其病置行名押賣酒醋等事本司已行榜罷及
申御史臺戶部牒諸司照會外所在病置廂房一項
牒本州嚴切行下任罷
照條止保申機察火盜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第七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第八

對越甲稟

奏申

申戶部定斷池州人戶爭沙田事狀

照對喬廷臣江從龍互爭畢家沙產事自嘉定戊辰至今凡九年更卓編修俞監簿蒞大著胡判院孟侍郎章郎中胡總領至某凡八任予此奪彼不勝其累說省卻行下不知凡幾符以某觀之事有簡徑明白而官司一時施行之誤遂至於糾然淆亂者此類是也蓋上項沙產元係呂仲富胡彥文承佃歲入租錢

真西山文集卷之八

一千七百貫有奇其後提舉常平司以各人拖欠數多遂下本州主管官召人划佃投貴池縣稅戶喬廷臣乞增為二千七十餘貫且先納半租入官本州主管官申取提舉司指揮尋蒙行下估計喬廷臣抵產給據為業比開禧二年也自時厥後喬廷臣管佃凡三載其所輸納初無分文之逋而青陽人戶訟者意在攙奪遂於嘉定元年以後詭易姓名或稱李必勝謂有理而必勝也或稱劉先覺或用其父江檢名或用其弟江從龍更訟迭勅謂喬廷臣當來不合用明訟請佃乞別召無礙人實封投買夫明狀請佃謂非違法

不可然其失在官而不在佃戶何也蓋提舉司元行
下召人實封投買而喬廷臣乃以明狀自陳官司勿
許焉可也而提舉司僉廳既以為可本州主管官又
以為可遽從而給佃焉此官司不守條令之過而非
喬廷臣之罪也及喬廷臣承佃數年江諮始愬其違
法前任俞監籛深不以為然既給斷由付喬廷臣又
欲糾江諮詭名投牒之罪蓋以喬廷臣輸租如故無
可奪之條江諮設謀傾奪有不可啓之漸故也使
有司守法據正皆如俞監簿自足以杜兩家無窮之
爭柰何官司利於增錢故江諮得售其計嘉定二年

○真西山文集卷之八

二

二月提舉司下池州將上項沙產出榜召人實封請
佃江諮之弟從龍頓增租錢為三千四百貫官司為
其所啖復給據以予之施行之誤實自此始喬廷臣
不甘其攘奪也亦乞增租如江從龍之數兩詞互起
經涉數年至程卽中內始下法官指定以從龍為無
理而喬廷臣三科無欠不虧國課合許其增租仍佃
此說頗為公當然喬廷臣一時陳乞增價初非本情
特以不平江從龍攘奪之故遂為此請其後萌悔意
經部陳懇謂出於州吏之抑勒且其產比元佃時有
坵損去處乞行下打量察其用意不過欲得止依元

額輸錢而已省部以其前後反覆遂下本司責狀如
不願依江從龍所著之價即仰日下退產給付江從
龍如願依此價即不許陳乞打量喬廷臣既不肯增
錢遂行情願退產及本州喚上江從龍取問本人父
子亦自稱無力不願請佃又再追喬廷臣審實堅乞
吐退還官竊詳上項沙產初無增減始則兩家爭之
如金玉後則棄之如弁髮其故非他蓋前日租課之
額輕而後日租課之額重故也江從龍元初於舊額
之上陡增一千三百餘貫者原其本情自知無法可
以撓奪唯有增租一說可以中官司之欲故高其價

以唆有司未暇計後來輸納之難易及喬廷臣既退
佃然後顧慮久長之利害却乞給與元佃之家姦黠
之情於此畢露今蒙省符令本司更切究實仍追喬
廷臣取問番悔玩弄情罪某親行審訂竊謂喬廷臣
番悔其情尤可察江從龍之番悔其情為可誅蓋喬
廷臣承佃官產首尾數年公家租賦輸納無缺自江
從龍興詞攬擾非唯喬廷臣家實被其害而官司物
產亦成擔閣及喬廷臣既行吐退本人便合抱佃乃
賄飾詞推托使官產兩無所歸正是知曲強梗之徒
一奴攬佃他人田土遂請主家約多償租稻家既如

其言遂去簡客而其人還背元約不肯承當王家用
土未免蕪廢即此言之江從龍之罪甚於喬廷臣明
矣兼江從龍之增錢出於情願喬廷臣之增錢迫於
不獲已不獲已增錢而審悔者可恕情願增錢而審
悔者難原况省符內明言如喬廷臣不肯依價即令
日下退業今本人不願增錢而願退業正應上項措
揮今若加以玩悔官司之罪則彼有辭矣且其事業
又有甚不可者先聖有言民無信不立大易之論理
財必曰正辭國家立租課之法明言三料有欠然後
許人割佃至紹興勅又復展一季之限今若開爭奪

之門雖三料無欠而他人有能增立高價者亦聽其
割佃一則其名不正二則失信於民自今以後國家
法令誰敢信憑官司田產誰敢請射其於大體閭繫
非輕近者青陽縣有沙田一所久無佃者遂裁減租
額以誘人陳請甫及數年驟令依租額輸納輸納不
足遽籍其家某因陳詞遂與批判謂果如所陳是官
司以沙田為弄誘而陷之也即行下改正而還其費
大抵今之州縣有司鮮知理財正辭去食存信之誼
故其施行類多如此遂使官民相疑有如讎敵良非
細故其區區之見以為上項沙產若令喬廷臣依舊

價接續承佃以示官司守法存信而不貪小利上也
併二人皆不予而下本州召人情願實封次也至於
二人番悔情罪皆以經赦欲姑行原免本司除已帖
縣將喬廷臣着家知在外更合申取指揮施行仍乞
檢照舊法行下約束本路州縣應租佃官產之人若
非三料有欠并出季不納官司毋得許人剗奪元以
低價召人承佃後來不許增添租額廢幾官民相孚
爭訟寢息謹具申行在尚書戶部伏候旨揮

尋行下從中

泉州申樞密院乞推海盜賞狀

照對溫艚賊徒自四月二十九日侵犯郡境本州亟

○真西山文集卷之八

五

牒左翼軍遣發官兵及勸諭晉江同安管下諸澳民
船與官軍會合前去收捕公移親筆再三勉勵如能
捕獲賊首及其徒黨除優支賞犒外更與保明具申
朝廷補授官資用是人情翕然莫不思奮至五月十
三日左翼軍統制薄處厚躬率守闕進義副尉權正
將備將丘仝進勇副尉充撥發官陳聰効用充撥發
官廖庚隆守闕進勇副尉訓練官吳世榮前進武校
尉權本州潛火官商佐等乘駕甲乙丙大戰船并次
船共五隻計水軍四百一十八人烈嶼守領方知剛
林枋等糾集民船三十六隻計鄉兵四百六十二人

嶺兜總有王行已船四隻計鄉兵六十人其賊船一十四隻望風奔遁至漳州沙淘洋為官民船趕上獲到賊首趙希卻林添二陳百五蔡即四名賊徒林從五等一百一十七人又左翼軍捉到賊探鄭九七高彥二名晉江縣尉捉到賊探朱十四一名惠安縣捉到賊探林慶即一名又漳州統領楊修武續捉到被擄人樊十等一十一名總計一百三十六人并賍仗等分送州司理院及左翼軍勘院根問各據招節次在海行劫及上岸放火殺人等罪犯於當月二十四日照斷處斷及將被擄人釋放已具申樞密院外切

念某叨居郡寄平時素無威望可以震懾姦心致使賊徒乘間侵軼仰賴朝廷威德所被將士民兵相與協力雖未能盡行勦絕然賊首趙希卻素與王子清敵體林添二陳百五蔡即等亦皆王子清腹心既遭擒戮賊勢緣此遂孤其氣亦沮目今竄入北洋泉漳一帶盜賊屏息番舶通行所有統制薄處厚等委有勞効合保明具申下項一武經即敕司左翼軍統制泉州駐劄薄處厚庶謹持身善撫士卒到官數月脩飭軍政漸有條理舟船器甲整治一新及賊徒及境遂能奮不顧身統率將士衝冒風濤之險於五月初

九日至晉江縣管下水澳海心捕獲強盜王子玉等
四十八人十二日至同安縣管下料羅海心捕獲強
盜史添四等三十一人解赴本州根勘各曾在海節
次行劫已申安撫司酌情廉斷外至當月十三日至
漳州沙淘逐捕獲賊首趙希卻等旬月之間海道頓
清欲望 朝廷特賜獎擢以為兵將官之勸一左翼
軍將副合千人林賜廖彥通丘仝陳聰廖庚吳世榮
及本州潛火官商佐等並係在海親獲克盜之人欲
乞 朝廷特賜指揮各與陞轉內丘仝一名人材事
藝頗出諸校之左曾於去年十一月內帶領兵船到

漳州海界沙濤州親獲強盜徐十一等一十五名今
年三月到潮州海界蛇州洋親獲強盜陳十五等一
十四名解赴本州送獄根勘各節次在海行劫贓滿
其餘十一等已具申安撫司陳十五等從本州便宜
處斷外及五月十三日沙淘洋之捷丘仝用力尤多
如蒙 朝廷推賞即乞稍賜優異使將校有所激勸
又吳世榮一名元係進勇副尉權法石寨因去年六
月內福州客人陳八太在本港捕賊行劫有失收捕
某具申 朝廷蒙行下鑄降一資責以自効其劫陳
八太船賊人續被温州樂清縣尉捉獲外其吳世榮

能以勤補過於去年十一月內將帶人船到本州海
界圍頭洋親獲強盜謝三一十一名解赴本州送獄
根勘申安撫司處斷訖至今年三月內又於潮州海
界蛇州洋同丘仝獲到墮五等一十四名至五月十
三日沙陶洋之捷吳世榮宣力亦多歆望 朝廷特
賜旨揮叙復先來所降一資外更與陞轉施行又商
佐一名係故商榮之子昨因隨父於大奚山立功授
進武校尉後緣其父海州失利怨仇乘之遂肆誣奸
致遭追奪居常以門戶衰落每有為國效命一洗前
恥之意提舉市舶趙某以其父商榮曾出其先丞相

之門帶到本州權監藥局某因差部押潛火衛兵統
制薄處厚以知其人熟於海道遂令隨船前去捕賊
商佐首登賊舟俘獲兇党其勇敢趨捷寔有可嘉薰
昨來所犯已婁經赦宥欲乞 朝廷特賜叙復於今
參選庶免終棄於無用之地併乞旨揮

一本州同安縣管下烈嶼首領方知剛林枋等各係
士流頗能以信義服衆本縣補充首領提防盜賊昨
王子清等在漳州海界浯嶼放火殺人去烈嶼止一
望間方知剛等即團結丁壯排布矢石控扼海岸未
幾賊船果到本嶼見其有備不敢輒犯一境生靈賴

以獲全其初無賊報傳訪寓公士人以討捕之策衆
論翕然以為溫艚賊徒素與烈嘔為仇而本嶼民兵
便習舟楫可為官軍之助某遂禮請鄉官前往勸諭
其方知剛林枋果能効力率到入船與左翼官兵會
合賊徒初欲抵敵以官民兵勢盛恐懼喪膽遂束手
就禽竊照慶元格諸色人等親獲兇惡強盜三人下
班祇應五人進武校尉七人承信即今方知剛林枋
係同左翼軍兵獲到賊首趙希卻等四名賊徒林從
五等一百一十餘人又非僅獲五七人之比伏望
朝廷特賜詳酌推賞施行

合真西山文集卷之八

九

謙

一本州晉江縣管下吟兜總首王行已將帶人船自
備糧食器械隨隊左翼軍下海會合獲到賊徒鍾宋
三等七名亦合照條推賞併乞指揮右件如前伏乞
指揮施行申聞者
八月三日奉 聖旨薄處厚特與
轉一資伍仟特與轉一資仍特陞差本軍權副將廖
復元資於令參選方知剛林枋各特與補下班祇應
王行已特與補進勇副尉今劉村泉州閩縣施行准
此

申樞密院乞優恤王大壽

竊惟見危授命士之所難今有厠跡戎行綴名小校
而能捐軀殉義凜然有烈士之風其在今日尤為難

得其既親睹其事豈容不以上聞此者海盜披猖侵軼郡境某亟牒右翼軍分兵防遏是時群賊泊舟圍頭澳距州城百餘里官軍星夜疾馳至辰已間猝與賊遇賊徒椎牛大嚼而官軍猶未朝食衆寡勞逸既皆不侔故自將官邵俊以下俱有觀望蓄縮之意獨撥發官進勇副尉王大壽者忠勇奮發控弦直進賊徒中箭而斃者九十餘人群寇為之奪氣邵俊等既引軍稍退大壽猶挺立不移立罵俊等曰趙官家平日養着好人見賊便走其時惟隊將奏淮軍兵朱先陳捷吳慶尹政李從六人隨大壽及秦淮等死之李

從以兩奪賊稍獲免海瀕居民登高山望見者莫不失聲嘆息為之泣下某既為文遣官以祭且厚恤其家及收刺其子弟士卒聞者於是競勸未幾遂有沙淘洋之捷俘獲賊首林添二等適皆下手殺害官兵之人行刑之際設大壽位于旁令其子剖心以祭雖足以慰英魂而攄衆憤然惟清明之朝方崇獎忠義以勵風俗今大壽以軍中一校之微家有垂白之母一旦遇賊寧殞其身而不忍負國寧死於王事而不暇顧其親其志節卓犖如此儻以其人微之故泯嘿不揚殆非所以為忠義者之勸伏乞詳酌將故撥發

官王大壽優與贈卹仍將其長男効用王凱夫補授
官資所有秦淮等五人併乞優卹施行伏候旨揮

小貼子稱所有准備將邵俊等緣不進前救援致
王大壽等戰死本軍統制薄處厚已將俊等斷遣
降充長行去訖更合取自指揮申聞事

十一月二十五日奉 聖旨王大壽特賜保義印
王凱夫特補進勇副尉秦淮朱先陳建吳慶尹政
五名各特贈承信郎仍令本州具邵俊等官資職
位姓名申樞密院令割付泉州開牒施行准此

申樞密院措置沿海事宜狀

戊寅十一月

照對泉之為州控臨大海實閩郡要害會之地 國家
南渡之初盜賊屢作上動憂顧置兵立戍所以為海

真西山文集卷之六

十一

道不虞之備者至詳且密開禧軍興之後戍卒生還
者鮮舟楫蕩不復存於是武備空虛軍政廢壞有識
之士所共寒心近者溫明群盜窺見軍弱輒萌侵軼
之志仰賴 聖朝威德廣被亟遂肅清儻幸目前之
警粗平因循苟簡不復少加經理安知其亡後日之
患其不揆迂愚竊思所以為久安之計者近選委本
州觀察推官李方子知晉江縣徐叔川同左翼軍副
將立全等徧行海濱審視形勢今據逐官申竊見沿
海列戍要在控扼得所布置得宜士卒精練器械整
齊舟楫便利而又習熟風濤然後緩急可用今來左

翼水軍三寨曰寶林曰法石曰永寧本州沿海四寨其緊切者二在晉江曰石湖在惠安曰小兜大畧雖已得控扼之數然寶林取城甚近距海殊遠其勢稍緩而迺有新舊兩寨至閩頭去州一百二十餘里正闌大海南北洋舟船往來必泊之地旁有支港可達石井其勢甚要而前此未嘗措置此控扼之未盡得其所也寶林所屯水軍三百其數為多法石雖有一百二十餘人然正為防海要衝之地其數尚少永寧步軍之數倍於水軍誠為倒置此布置之未盡得其宜也諸寨軍兵雜以老弱法石軍器總於大軍遇事

闕請未免稽遲大軍戰艦僅可足用自餘諸寨船隻俱無徒有舟師之名初無其實至於營房倒塌器械闕少亡具尤甚若不及今逐一整備臨時必至誤事今條具合行措置事件下項須至申開者

一寶林新舊兩寨在城南一里許初因紹興間統制陳敏申謀自福州延祥寨發到水軍暫住寶林寺其後就寺傍建寨因以寶林為名據其地勢不過捍城外子河左翼大軍既屯城東緩急自可為用水軍重屯深居內地未合事宜今欲拔見屯三百人內撥出二百人以七十人添屯法石以五十人易屯永寧以

八十八人新屯圍頭其寶林空閒寨屋却撥步軍居住以翼城南亦不失為捍城之備某竊詳所申委屬允當蓋水軍正為防海而設某項在金陵見兩司水軍皆於龍灣左近屯駐俯瞰大江未有以水軍為名而深處內寨者今若移寶林水軍添屯法石永寧兩處及於圍頭置戍糧廩衣賜初無所增而軍人列居海瀕習熟風濤之險與安居內地養成驕脆者不同子孫生長其間未免以漁採為業他時招行招刺無非慣便舟楫之人實為求利欲乞 朝廷劄付左翼軍

照應施行一法石寨去城一十五里水面廣濶寨臨

其上內足以捍州城外足以扼海道合重屯以壯形勢稍加葺理使成家計而人數尚少諸事苟簡合合行之事大畧有五一日增添人數照得見屯止一百二十六人合於寶林兩寨撥出壯健軍兵七十人及招收稍工碗手共湊作二百人庶幾聲勢稍張可以鎮壓二日改添寨宇照對本寨初因寓屯彌陀院傍逐旋展創規摹簡略元管軍房一百二十九間除西廊并佛殿後橫廊共一十九間皆彌陀舊屋損甚合折外見存一百一十間今欲添屯作二百人尚欠寨屋九十間合行添造又寨之山勢其東稍厚西多空

濶合移寨就東仍依後山為將官廳別遷寨門以對前山却存番彌陀舊殿以補西邊之闕庶幾士卒得以安居又今教塲去寨幾二里許傍臨官道每遇教閱發箭有妨往來之人欲移就寨前空地以便閱習三曰預備舟船照對左翼軍甲乙丙大戰船三隻係是禹新創造木植堅壯所費不貲近者一出便獲勝捷目今見泊近城水次今欲移就法石港安頓責付正將差官看管每月遇潮長日分草校一次本州差職曹官同將官閱相舊例春秋各大校一次後緣無船遂不復講欲自日下為始仍舊舉行庶幾舟船在

水逐時運動既免朽腐人船相習亦免生疎餘時即用篷簾遮覆以避雨淋日久之患四曰預閱軍器照對本寨軍器總於左翼軍其在寨者止有軍人隨身木弓弩皮頭鎗可備演習而不可攻戰遇有緩急施行閱請委屬非便合量閱兵器收頓本寨庫眼責付將官交管遇有急緩便可給付軍兵使用不致後時五曰預橋錢糧照對倉卒或有賊船合行粘蹤追捕多以候借請遂至緩不及事合將本寨軍兵錢糧預行支橋一月專一準備出海捕盜使用其竊詳法石寨正係咽喉之地日前屯兵既少止差準備將訓練

官彈壓其正副將却深居寶林寨海道倉卒有警徃
來咨稟旋發官兵旋雇舟船旋開軍器三者既備又
須申州借請未免遲迴累日賊徒已竄逸久矣今若
添展寨宇屯水軍二百人就立正將解舍有舟船有
器械有錢糧氣勢自然雄盛萬一賊徒在海作過為
正將者即可遣兵收捕無文移徃復之勞無倉卒迫
遽之患委屬利便除已牒左翼軍一面措置外欲乞
朝廷劄下本軍疾速照應施行

一求寧寨

地名水灣

去法石七十里初乾道間毗舍耶國

入寇殺害居民遂置寨于此其地闕臨大海直望東

○真西山文集卷之八

十五

開印

洋一日一夜可至彭湖彭湖之人遇夜不敢舉煙以
為流求國望見必來作過以此言之置寨誠得其地
但沿海列戍當以水軍為主今來僅存五十人而又
雜以老弱步軍却有百人實無所用合於寶林寨撥
出壯健軍兵五十人添作水軍一百人而以步軍五
十餘發回寶林柱替外存番步軍五十人通以一百
五十人為額其寨屋元係鄉民協力架造今見存軍
房一百五十間淺隘太甚火道又狹軍人自言家口
稍多者難以安存春夏之交多苦疾病近日上戶復
為添造二十間稍堪居止其舊軍房舍量行展拓每

三間併作二間廢幾地步稍寬可以存活老少計今
所存舊軍房一百五十間可併作一百間通新造二
十間為一百二十間尚欠三十間兼將官有廳廊而
無房舍環視寨外儘有餘地而西北地勢頗厚欲展
向西北兩面添造將官房舍及寨屋四十間仍將火
道窄狹去處斟酌拆除以通閉塞為利便所有本寨
軍器却稍足備但水軍所需者紙甲今本寨乃有鐵
甲百副今當存留其半而以五十副就本軍換易紙
甲其錢糧併照法石體例椿辦一月某竊詳永寧寨
委係海灣要害去處合行展拓寨宇添屯水軍除已

牒左翼軍一面措置外欲乞 朝廷併賜指揮施行
一圍頭去永寧五十里視諸灣灣為大往來舟船可
以久泊訪之土人賊船到此多與居民交通因而為
盜况自南洋海道入州界烈嶼首為控扼之所圍頭
次之烈嶼既有土豪鄉兵可恃圍頭合行措置今欲
創立小寨約以百人為額上可接永寧下可接烈嶼
前可以照應料羅吳嶼等處內可以控捍石井一帶
港口實為衝要略計置寨之利有五本州海道門戶
得以捍蔽一也設有緩急動息易知無倉卒奄至之
患二也士卒習熟地利易於捍禦三也坐而需賊以

遠待勞四也地勢如常山之蛇首尾可以相應五也
以此言之合行創置今相視到兩處其一高廣山下
闕臨大海一目皆盡但地稍狹露東厚西薄可以暫
駐而不可久居若欲為輕久之計則當在高廣山後
其地平廣藏風乞牒左翼軍差諳曉立寨人審定某
竊詳圍頭置寨事屬創始與前兩處止是添展事體
不同費用既多尤當加審遂博訪寄居侍從等官及
土居土人鄉豪溥長之習熟地利者皆謂圍頭置寨
委合事宜蓋尋常客船賊船自南北洋經過者無不
於此稍泊蓋其灣溥深闊可以避風一也海中水鹹

真西山文集卷之六

十七

不可飲食必須於此上山取水二也當處居民亦多
與賊徒交通貿易酒食店肆色色有之三也居常客
船賊船同泊于此不測間多被賊徒劫擄而去徑入
深洋不見蹤跡今若于本處置一小寨屯兵百人預
備舟船預闕軍器預播錢糧悉照法石寨永寧體例
委足以機察盜賊保護民旅某已牒本軍一面差人
標定寨基計料瓶置外欵乞朝廷詳酌速賜指揮
施行一諸寨水軍務要人人可用近所閱視勇怯未
免相半契勘左翼水軍闕額頗多合量行招刺外仍
牒本軍將在寨水步人通共揀選應水軍內有不堪

出海之人撥入少軍隊伍步軍內有稍諳船水及雖
未諳而少壯勇健堪以演習之人却撥作水軍使喚
又寶林兩寨附城與大軍密邇稍有老弱尚可存番
惟自法石以往並須精銳不可以老弱充數某竊詳
所申委係要切今取會本軍要見水軍有無闕額據
申見闕七十五人最是梢工破手全然闕少梢破乃
船人司命與水手事體不同若刺軍兵恐無肯就之
人乞備申 朝廷行下本軍且招梢破四十人仍與
刺効用名目庶幾海濱強壯輕捷習熟風濤之人欣
然就募欲乞 朝廷詳酌併賜指揮施行

一 巡 綽海道合令諸寨分認地界自岱嶼以北石湖
小兜主之每巡至興化軍寨蓼寨止自水澳以南永
寧圍頭主之每巡至漳州中柵寨止自岱嶼門內外
直至東洋法石主之每巡至永寧止逐月一巡其所
差將校軍兵姓名并下海日分申州以憑考察某竊
詳所申區畫地分已得其宜欲乞劄下左翼軍并本
州照應常切遵守

一 左翼水軍三寨法石係是裏巷去城不遠永寧圍
頭正臨大海風沙簸揚將士到彼未必樂居兼又責
之逐月巡綽時時在海暴露日多欲牒左翼軍今

後將官差在永寧圖頭者以二年為率理作重難除
獲到賊徒別申 朝廷照條格推賞外如止是巡緝
有勞界內無盜賊作過亦許本軍保明陞差一次其
法石將官在寨實及二年如能究心軍政肅清海道
亦與申聞 朝廷別加酬獎某竊照尋常軍中陞差
多出主將私意今若明立定制必須彈壓盜賊有勞
之人方許陞進又必以二年為限則被差將佐於本
職不敢苟簡實開激勸欲乞 朝廷詳酌劄下本軍
遵守施行

一石湖寨取城五十里舊名海口南鎮與北鎮相對

直西山文集卷之八

九

城下之水從此入海潮汐所通實為本府內門岱嶼
一山屹立其中土人稱為岱嶼門乃近城控扼至要
之地寨基平廣居民頗多舊管額三百二十五人今
除出戍二十四人外見管在寨土軍一十九人新招
水軍三十八人委是卑弱欲增作一百人寨屋元營
一百二十間見存三十二間餘皆倒墜今既增作一
百人尚欠軍房六十八間合行添造所有軍器大段
欠闕併乞委官計料製造施行

一小兜寨取城八十里海道自北洋入本州界首為
控扼之所又為海灣荒僻之處日前常有賊徒公

到此劫船而去舊額三百一十人今除出戍四十一人外見管在寨土軍四十一人水軍六十六人內新招二十九人皆頗壯勇若據此數加以訓練必得其用寨屋元常一百間今見存三十八間餘皆倒塌合行添蓋所有軍器併合委官計料製造其竊照石湖小兜兩寨置立去處正係本州門戶軍額闕少營房倒塌舟船器械色色無有此本州所當任責者除已一面措置務令整備外伏乞鈞照

一諸寨分屯控捍海道有人無船與無人同近來節次捕獲海寇收到船一十五隻除損敝不堪外有尚

真西山文集卷之八

廿

堪乘駕者五隻合委官計料修整撥付永寧圍頭石湖小兜寨使用其餘已帖委水軍副將丘全計料修整發下諸寨仍督令逐時教習在船武藝務令慣熟外伏乞鈞照

一今來左翼軍創置圍頭新寨添展法石永寧兩舊寨其費用已不少兼軍人一番移徙般挈家屬置辦動使官司皆當與之區處令其所至如歸通計不下萬餘緡又石湖小兜添砌寨屋製造軍器亦非數千緡不可目今郡計雖窘乏至甚然石湖小兜乃本州所當自任其責已極力撙節一面措置外不敢上奏

公朝所右左翼軍闕乏尤甚更無寬劑可以那撥自
非控告 朝廷無以集事告乞科降錢會竊恐重於
施行或上下殿司支撥又恐徒為文具如近蒙劄下
支撥錢七千貫應付本軍製造軍器等用止據撥到
三千貫自餘皆是虛數已別具申外今來欲乞鈞慈
不靳小費以為海道悠久之備特賜撥降度牒一十
五道發下本州交管變轉責付本軍所委將佐着實
支用某謹當嚴行督察所造寨屋之屬務令一一如
法不許分文虛費候畢開具帳狀供申伏乞指揮速
賜支撥施行 嘉定十二年二月二十三日樞密院劄
子至文前中見第一至第四項寶林法

真西山文集卷之八

受中

石來寧圖頭乞劄下殿前司并泉州左翼軍照所申
事理疾速密切措置具經久利便保明中樞密院不
得稍有張皇外右劄付知泉州貢殿撰照應密切措
置催促施行惟此第五項水軍圖頭已劄下前司照
應施行并劄泉州左翼軍外右劄付知泉州真殿撰
先次逐一從公點揀老弱病患不堪執役官兵人數
姓名申樞密院准此第六項巡海地方已劄下泉州
左翼軍外右劄付泉州從所申事理常切遵守施行
不得因循弛懈誤事具知稟申樞密院准此第七項
將官已劄下泉州左翼軍照所申事理如見得委有
勞効即仰次弟保明申取 朝廷旨揮具知稟申樞
密院并劄殿前司外右劄付泉州照所申事理切在逐
第第八項石胡右劄付泉州照所申事理切在逐一
措置施行無致緩急誤事具知稟申樞密院准此第
十項諸察船隻已劄下泉州左翼軍從所申事理常
切教習武藝督責教閱各皆精熟先具知稟申樞密
院准此第十一項中乞度牒准此二十九日尚書
省劄子二月二十六日未 聖旨令封樞庫於見樁
堂內支降一十五道付泉州每道作官會八百貫
實將取到樞錢作料次支撥付左翼軍專充創置

新臺添展舊寨等，使用仍督責本軍務要工後如法
監工，毋得易簡戚裂其要，蹀仰本州差人前米請領
便軍工日開具收
支細帳申尚書省

申樞密院乞節制左翼軍狀

竊見左翼一軍七駐泉南垂七十載官兵月糧衣賜
大禮賞給及將校折酒等錢間遇出戍借請悉倚辦
於本州招剌効用軍兵亦例從本州審驗若無一事
不與州郡相關其實未賞畧有統攝故於軍政全不
與聞兵籍之虛實舟楫之有無器械之利鈍教閱之
勤惰陞差之當否本州悉不知之夫以一軍數千人
付之一統制官殿司既在行都本路帥司相去亦數

真西山文集卷之八

廿二

四

百里軍政修廢無由考察故自十數年來為統制者
得以肆意培植歛怨行伍教閱盡廢紀律蕩然州郡
雖知其詳然不敢問蓋緣彼此素無統攝平居無事
未覩其害一旦有急如丁丑春尼院之灾守臣親出
救援將士偃然不肯用命必邀重賞而後肯前今夏
海寇陸梁本州措置收捕幸統戍得人軍律粗整具
與州郡同心協力故得俘獲群醜向使如前任賀清
臣之愚悞其取敗也必矣竊見比年以來海盜不時
出沒米商船賈間遭劫掠今夏一警尤為猖獗憑藉
朝廷威德幸遂肅清近准帥憲司牒明台海界復有

強寇正是整飾軍政之時某見具措置事宜申所
朝廷指揮若本州與左翼軍不相純攝終恐別生矛
盾無由集事伏望鈞慈俯賜詳酌照殿步司出戍准
上體令令左翼軍聽本州守臣節制庶幾彼此一家
平日有所施行可相評議緩急或有調發不至乖違
實悠久之利伏候指揮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第八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第九

對越甲藁

申樞密院措置軍政狀

照對某一介疎庸誤膺郡寄民事之外其於軍政粗
克究心自昨者海道披猖幸即俘戮因加講究乃知
武備又弛蕩無隄防故使克禎之徒得以玩視於是
選委僚屬遍行海上相視形勢詎度利便條畫備禦
之策具申 朝廷施篆報可仍給賜祠牒以贍工役
之費其遵奉指揮督促措置今則法石求寧二寨添
展圓備寶蓋新寨亦已落成增屯舟師分撥戰艦復
水教之舊制定巡邏之界分已皆各有理條除別具
申外但其間尚有未盡未便事件某雖叨恩易郡受
代有期倘不一一申陳切慮異時仍前隳弛使 朝
廷給賜遂為徒費某兩區畫亦為空文其罪大矣用
敢不避黷煩具列如左須至申聞者

真西山文集卷之九

一

一海道之備無先舟楫往者左翼雖有水軍之名舟
楫之具初無一有或遇寇警臨時差顧往往緩不及
事薰人船未嘗相習豈能衝冒風濤與狂寇爭一旦
之命今來節次分撥法石寨已有甲乙丙大戰船三
隻又有寧海平海船各一粗為足用外求寧寶蓋各

只有平海船一僅可載戰士四十餘人逐寨皆俯瞰
大洋萬一賊舟歛至其衆稍盛法石相去隔二三潮
猝然救援不及非惟難以取勝抑恐返滋賊勢合更
與造船二隻發下兩寨添貼使用兼照舊額水軍戰
船三年一小修五年一大修例從本軍申帥府帥司
申 朝廷徃復遲回差官計料裁減動至累載方準
行下或竟寢不報緣此坐泥腐壞不可復修今若仍
循舊例遇當修之歲然後有請于 朝廷切慮報應
稽遲不及以時修葺二三年間諸寨之船必皆朽敗
一有緊急何所措手切照甲乙丙三大戰船元係

○真西山文集卷之九

二

朝廷行下運司本州就有管官錢內各撥一半應副
候畢申豁為錢一萬二千餘貫平海等船係本州將
獲到賊船重行幫修撥付蓬帆楨具色色全備其費
亦復不少若二三年間便為棄物深為可惜某與統
制楊武翼俊及本州通判施朝奉誠一等官詳細評
議皆謂莫若具申 朝廷乞 支降官會二萬貫內五
千貫付本軍打造戰船二隻撥付永寧寶蓋二寨添
貼使用餘一萬五千貫發下本州知通同共交管置
抵當庫一所於本軍選差將佐一員幹當將收到息
錢分明上曆不得那移他用遇戰船稍有損動即從

本軍報州委官計料立便修葺所費少而見功多後
遇當修年分更不具申 朝廷乞行撥降或將來大
段年深別合打造方許申陳庶免煩瀆 朝廷亦便
諸寨之船常新而不壞所利甚大今來所乞錢數係
是公共會約湏盡得此數作本方可繼營見息為隨
時修葺之費不至侵動本錢而 朝廷一番放給之
後可以支持一二十年比之向來三五年間輒一申
請又為有間伏望 朝廷特賜從申給降免行裁減
伏候旨揮

小貼子云上項所申如蒙 朝廷從允即乞併降

真西山文集卷之九

三

特得

旨揮令本州知通同左翼軍統制每歲終聯銜結
罪保明所管戰船有無損動及抵當庫收文見管
錢數申 朝廷照會庶幾求求不至廢壞併候旨
揮

一既有舟船不可無梢碇水手今本軍諸寨闕額頗
多平時巡邏已是費力若猝遇警寇與相馳逐於大
海風濤之中梢碇之人豈不悞事某昨嘗備本軍所
申乞行下招填仍與刺克効用庶得驍勇之士續準
指揮江上諸軍所招梢碇止刺軍兵是致施行未得
今來不敢再申前請照得諸處配到左翼軍重役兵

士多是在海道行劫作過之人照條三年無過犯改刺本州牢城今與統制等官詳議欲乞 朝廷行下本州守臣同本軍統制官於重役軍兵中揀選少壯輕捷諳會船水之人改刺左翼軍三色軍兵充梢碇水手糧廩既不甚增緩急實得其用的為利便兼照往年統制韓俊任內亦曾申請蒙 朝廷行下遵從招刺今某所乞委有上項體例伏乞 朝廷速降旨揮施行

一某昨來畫一申請內一項乞行下左翼軍今後將官差在求寧圍頭者以年為率理作重難以除獲到

真西山文集卷之九

四

特得

賊徒別申 朝廷照條格推賞外如止是巡緝有勞界內無盜賊作過亦許本軍保明陞差一次其法石將官在寨實及二年如能究心軍政肅清海道亦與申聞 朝廷別作酬獎尋准省劄已劄泉州左翼軍照所申事理如見得委有勞効即仰次第申取 朝廷旨揮劄付本州照會某謹已遵稟照得法石寨合差正將一員求寧寨合差副將一員圍頭寶蓋寨各合差准備將一員據本軍申守闕進義副尉權准備將廖彥通進勇副尉准備將劉顯祖守闕進義義尉本軍訓練官吳世榮皆諳熟海道內廖彥通吳世榮

因去年五月內捕獲海寇趙希卻等蒙 朝廷推賞
轉資已差廖彥通權法石寨正將劉顛祖權來寧寨
副將吳世榮權圍頭寶蓋寨准備將職事併據廖彥
通等申已管幹逐寨職官去訖其尋行攷察本軍所
差委已公當但竊見三衙門江上諸軍有合陞差之
人皆從本司保明申 朝廷出給差劄幫行請給獨
水軍緣屯戍外郡遇有陞差止申殿前司出給差帖
州郡以非 朝廷補授不敢幫行請給止是本軍量
行添支其多者不過十千而止雖有將佐之名初無
其實難責令盡心職事今法石等三寨俱係控扼海

○真西山文集卷之九

五

道每遇盜賊竊發欲其捐棄軀命與狂寇角逐於大
海風濤之中非稍優廩給有所不可照得法彥通等
皆因開禧二年起發山東進取補授上項官資其廖
彥通權准備將已及七年劉顛祖權准備將方及三
年吳世榮充訓練官已及三年逐年登載帳籍申樞
密院照會各皆有勞無過欲乞 朝廷出給差劄令
廖彥通正充准備將劉顛祖吳世榮各權准備將候
滿二年日照已降旨揮別行次第保明申伏乞旨揮
施行

一某昨以左翼軍於本州初無統攝平時軍政畧不

與聞緩急調發尤難另召嘗具申乞降旨揮令左翼
軍聽本州節制尋准省劄如遇海道盜賊竊發許本
州守臣調遣收捕某敵已遵稟但有更合申明事卽
本軍兼控水陸若海道有警方許調遣萬一陸路或
有緩急本州既難坐視若欲調兵追捕又恐本軍以
所降旨揮止及海道為詞其合申明一也又軍政修
飭全在平時今若遇警急始許調發而平居不加考
察亦有所未便某昨來所申利害頗已詳盡未彙施
行若使統戍得人常如今日有教閱訓練之勤無培
尅駿削之害雖不俟州郡節制固無不可其如廉介

○真西山文集卷之九

六

十

公勤之將未易多得殿司邈在行都帥憲亦相去數
百里近而可以攷察者莫如州郡又以元無統屬不
敢過而問焉則軍政之廢壞將有不可勝言者是以
數十年來士卒不復如向時之精銳舟船器械不復
如向時之整備正以立將多非其人而又無從旁督
察之者遂得以肆其貪叨培尅之私士卒平時未嘗
有一日溫飽之適怨氣滿腹無所告訴有緩急必欲
其捐軀效命難矣故為一戍將之私計則以受制卽
於本州為非便為一軍數千人之公計則以聽節制
於本州為至便 朝廷之上將為一戍將之私計乎

為一軍數千人之公計乎况戍將之公廉無私者亦
自以本州節制為便如今統制楊武翼俊是也其昨
申請之時俊嘗與聞頗以為喜蓋其置軍于此事力
寡弱凡百非州郡扶助有所不可若獲受本州之節
制則用度之窘缺可以借兌出師之糧餉教閱之犒
賞可以仰給其有勞効可借本州之保明其有利病
可望本州之申述蓋州郡與本軍合為一體凡事相
為援助則在本軍為力也易若州郡本軍各為一家
凡事不相左右則在本軍為力也難且如去歲海寇
之警用力追捕雖將士之力然非本州一一應副則

本軍雖欲進前討捕有不可得方其出軍之時本州
給以糧餉犒以酒肉日接于道而又合民船以助其
勢雇水手以助其用調度有出郡之老吏竊竊私議
以為捕寇之事本州從來只是移文督責何須枉費
官錢蓋其習熟見聞如此今若仍前不相繫屬自今
或有緩急彼雖聽州郡之調遣然初節制之柄無必
不能督之向前州郡既不預節制亦必具文行移必
不肯資以費用借使統戍得人猶恐未能獨辦其事
况一有庸繆之人濫居其選既無州郡督責文無州
郡應副豈復肯盡心竭力以收捕盜為己責乎其合

申明二也。剽聞昨來議者以殿司大軍不應聽外郡節制是致。朝廷未蒙聽許，切照殿司官兵之戍，淮上者雖小小軍壘，皆許節制。借曰淮上係是邊面，訐禦虜寇不得不然。本軍控扼海道，扞禦海寇亦非閑慢去處。又許浦係御前水軍置副都統制，近因浙西提刑申請尚許提刑司節制，况左翼止差統制官而其海道利害又與浙西無異，其自准回降即欲開陳慮涉招權之嫌，是以不敢。今受代在數日間竊伏惟念朝廷置此一軍，閔係甚重，若欲軍政常常修舉，非付州郡以節制之權，終有所不可。且將去而言尤無所嫌用，敢再申前請伏望朝廷檢照某去年八月內劄子所申事理，早賜施行，實悠久之利，伏候旨揮。

真西山文集卷之九

八

言字卷

小貼子某今來所請係欲扶助軍政，非欲侵撓事權如蒙朝廷以為可行，即乞明降約束，不許干預軍中錢物差借人兵及率意擅自陞差將佐其統制官與州郡往來，素用賓主之禮亦合，並仍其舊不得輒有改更。庶幾彼此相安，可以協濟國事。併乞旨揮。

此狀既申，即離任其後得旨。令泉州守臣節制左翼軍。

江西奏便民五事狀

庚辰

臣檢准慶元令諸監司守臣到任半年以上各具便
民五事開奏臣猥以駑劣蒙恩擢守豫章實兼江右
帥事竊伏惟念 朝廷列置帥臣於諸道以總統兵
戎為職時平無事則欲其建威銷萌震警姦宄使盜
賊不敢竊取一有警急則整齊一道之衆惟上所使
若臂指然非如列郡守臣獨以蔽獄訟治財賦為稱
職也臣觀大江之東餘地數千里其北則江州興國
控扼江西實當光黃之衝其南則贛吉南安林峒遂
密踰越三路姦人亡命之所出沒自餘郡邑小民亦
皆輕悍好鬪殺人于貨之盜在在有之臣嘗妄論凡

任帥職者皆當以治兵為先而帥江右者尤當以治
兵為急故自到官以來凡事閱軍政率不敢後然人
情蹈常襲故往往視為內地語及武備則哂其不切
慮及江面則指為過憂繕治城堞則曰不必徒費督
責將佐則曰毋庸多事獨不知 朝家建牧之意將
假以爵秩姑崇帥臣之虛名耶抑將整軍修戎屏翰
王室責以帥臣之虛職也昔唐曹王臯觀察江西裒
兵大選群能著職遂能挫李希烈之銳使不敢南窺
江淮紹興初李綱為本道安撫制置大使整治治城郭
團結軍伍威聲隱然群盜相繼敗降如臯如綱始可

謂不負 朝廷之委寄矣臣雖不材無能為後顧區
區平時願忠 朝廷盡瘁職業則於二臣之事竊以
志為故今所陳一以治兵選將繕城弭盜為請其間
有因本道利害而因及他道者事勢相關不容不爾
伏惟 聖明采擇而施行之

一臣聞自昔外有敵國之虞則內必有盜賊之警故
諸葛亮與魏相持而孟獲畔瀘南劉裕舉兵北伐而
盧循犯建業二者之患常相因而起一於禦外則盜
賊得以乘吾之虛而為根本之害一於備內則敵國
得以伺吾之隙而為疆場之憂其為患均也然敵國

在外所攻者吾之頭目其來也可知盜賊在內所攻
者吾之腹脅其發也不可測故亮必先平南方然後
經營北討裕能滅燕入秦而幾無以制徐道覆之謀
然則盜賊其可忽哉 國家南渡以來州郡之兵日
以削弱一方有警必移大軍然後尅之往者李全之
亂與近歲贛吉南安之擾皆取辦於此然使疆場無
虞則舉備外之兵以平內寇其誰曰不可今邊事方
興撤備無日沿江諸軍列戍淮漢以之禦敵猶懼弗
給設不幸妄一男子竊弄耰耞於田畝間沿邊之戍
既未可抽回州郡之兵又不足深恃此臣所為朝夕

凜凜者也竊詳思之與其養兵而得以無用孰若教之而責其可用臣所領十一郡有所謂團結禁軍者

蓋諸道所不及其法選諸指揮禁軍之疆壯者年若干以

下試弓若干斗力弩若干力聚為一營命日團結月增料錢一千

合諸郡祖額凡若干人隆興府一千人諸州軍各具實數臣欲稍增

其額合一路為一萬二千人隆興府增五百人通為一千五百人諸州軍均

添足日教旬閱責之兵官月按季拍責之守貳春秋

二校則於團結中擇其年貌浸衰年四十五以上事業衰退

者仍還元來軍分而於諸指揮中選少壯及等事藝

精熟者補其額及委帥臣不時點摘按試以攷兵將

○真西山文集卷之九

十一

官以勤墜其揀選不精教練不熟者案劾以聞守貳

不覺察併行責罰如此則一二年間州郡之兵漸趨

精勇此弭姦銷萌之要術也然臣愚慮不獨江西一

道為然凡在內地皆當思所以為不虞之備如臣言

可采乞下諸路一體施行

貼黃臣竊觀當今軍政不修兵力削弱所至皆然

而師旅未解盜賊將作蓋不待智者而後覩應劭

之論漢山濤之憂晉其在明時可為商鑒今除兩

淮川蜀荆襄外自餘八路曰浙西浙東江東江西

湖南福建廣東廣西除江西見有團結外其浙西

等路皆當畧倣其制兩浙江東湖南福建大約各以萬二千人或萬人為額二廣則稍殺焉其選擇教練悉如臣今來所請則此八路中禁軍之可用者亡慮十萬餘人平居以備盜賊緩急以待興發非小補也又大軍移屯如泉州之左翼別刑軍分如潭州之飛虎廣東之摧鋒福州廷祥荻蘆之屬及諸路帥司有親兵去處皆當責自帥守招填及額選其精銳別為隊伍異其賞給淬勵而激昂之合而計之當不下二三萬人武備既張則姦心自弭其視一方有急然後抽舟調大軍利害相去何啻什伯惟朝廷察臣慮遠防微之忠特命近臣詳加裁酌亟賜施行不勝大幸

臣竊考建炎三年金虜自黃州渡江由武昌趨興國取間道以犯洪州守臣王子獻遁去遂屠州城尋破撫表諸郡遍蹂湖之南北然後北歸所至殘暴幾無噍類言之可為痛心今之議者大抵以江西為內地殊不知九江興國二郡前臨大江北望淮堧纔一水爾中興初江西安撫大使實兼節制斬黃蓋以是也去歲之春虜犯黃州諸閩江右震動本司承制檄調兵守江倉卒間僅能發諸州

禁卒千人以往夫以步卒守江猶策焉使耕驅羊
使載其不勝任也必矣臣謂與其緩急調無用之
兵以誤事孰若平時養有用之兵以待事江鄂二
司各有水軍竊聞邊事既興多作步人起發今江
州在寨僅有見管若干具實而戰艦可用者尤為
亡幾鄂司所管計亦類此借曰殘虜游魂事非昔
比然困獸猶鬪其可忽諸况於外夷方興群雄交
驚先事之防尤當加意臣願明詔江州都統司及
本州守臣同任江面之責其人船闕少之數日下
招填打造之意什之三分屯興國管下富池等處

○具西山文集卷之九

十三

陳五

庶幾風寒之備不至空闕江右一道恃以亡虞所
有鄂司水軍併乞一體行下措置亦以什之三分
戍武昌縣蓋興國江面元隸江司武昌江面元隸
鄂司分兵防守正其宜也如臣言可采乞賜詳酌
施行

貼黃照對鄂州武昌縣正與黃州對岸蓋建炎間
金虜渡江處也臣嘗以上流形勢利害訪問士大
夫有奉議郎司馬括者謂今之武昌縣乃孫氏所
都而今之鄂州乃孫氏時之江夏也江夏去江雖
近然江北間阻頗多敵人未能直抵江面此項更問于細

而武昌對岸止有黃州諸閘若諸閘失守則直至江上又其水面最狹其形勢與今太平州采石畧同故建康戎司水軍盡屯於采石今鄂之舟師亦且移戍武昌臣雖未嘗親至其地而以括之說參之史冊及士大夫之知沿江形勢者多以為然括往年嘗為宣司官屬有三劄上廟堂其一論武昌利害尤悉今錄以奏聞伏乞 朝廷併加詳酌或未可舉軍移屯即乞姑從臣請以鄂州水軍什之三分戍武昌與江州興國水軍相與唇齒其視蕩然無備亦云遠矣併惟聖明裁擇

一臣竊見江西統郡十一而隆興實為帥府諸郡所倚以為重城郭甲兵之備皆當整飭如法然後足以觀瞻而弭窺伺而臣到任之初按視城堞則其縣亘甚闊而傾圮最多尋加訪問有寓居士夫語臣謂五代以前郡城廣狹中度南唐李氏謀遷豫章乃始大其郭堞郡之東湖本在郭外至是遂包入焉紹興初故相李綱為帥蓋嘗縮其北面然其廣袤猶若干里若干步更契勘見今實若干里步按守城法當用兵若干人茲豈易為力者今誠能按唐之舊瞰湖為城則城之四面西北有江其東有湖天設之險殆無以過此豫章

百世利也臣竊詳其說可謂至當然縮城重事未敢
輕言而圯壞已極則有不容坐視者方李綱繕城之
時其工費仰於公朝其後兵調於屬郡時吳事殊不
敢扳援有請而本府年來調度百出帑庾竭然儻必
竢有餘然後興役則夏潦秋霖之餘頽圯益甚沿江
一帶居民岌岌常有滄浸之憂而城脚被齧去處多
已摧陷更遭一水其損愈多近委江州鈐轄楊禧相
視條具頗為詳悉如砌城面以防滲漏作葉溝以通
水道用夜叉木以壯城骨皆舊所未有臣今一用其
說第工費浩汗未知所出稽諸舊牘前帥臣沈作賓
在任日從本府撥到銀若干萬兩付安撫司橋管
充犒賞費今不獲已欲於上項銀內權允借若干千
兩收買磚石竹木等物及雇募夫工日下脩築却從
本府於收到諸色窠名錢內痛加撙節旋次撥還庶
幾城堞得以一新少重帥府之體伏乞劄下遵守施
行

一臣竊惟 聖朝計安元元思慮深遠其在諸道既
有兵以備戰守又有將以主其兵復置帥以護諸將
號令素孚紀律素定一旦有警將惟帥之所令兵惟
將之所使以之戰禦無不可者自視事以來講求軍

政本末乃知州郡禁卒多以供工匠備廝役事藝未嘗練習教閱祇為具文則兵不足以為兵矣有副總管有路鈐有路分又有州鈐有將副下至都監監押皆以主兵為職而未嘗知兵問其得官之由或宗戚或閤門或國信所或堂部吏其間豈無可用之材要於將畧鮮曾閑習或飾文墨以自喜或矜富貴以自娛甚者闡葺廢放無所不有則將不足以為將矣兵不足以為兵將不足以為將則帥之為帥是亦具員而已矣望其藩維王室如古之牧伯顧不難哉然兵猶可以閑習而精將不可以勉強而學竊見近歲指揮

揮總管路鈐例赴臺參將副以下亦必從帥司鈐量乃許之任臣謂此僅可以察其年齒之狀老與精力之強否而已必欲得知兵之大則臣願 朝廷嚴其選擇總管號為副帥間嘗以節度使為之其次路鈐路分亦武臣高選今之環衛蓋將帥之儲及諸軍統制統領等官亦多習熟軍務者臣謂總管路鈐宜於環衛及統制中選其嘗歷戰陣者為之州鈐將副其取諸統領將副之諳知兵事者都監監押員多不可悉擇姑從舊制差注年未六十之人而責帥臣以從實銓量毋使疾病耗昏者尸其位庶幾州郡主兵之

官漸得其人 居精於教閱緩急有所倚仗非小補也或謂審爾則閤門國信之屬何以處之臣曰為官擇人則治為人擇官則亂 朝廷儻愛此屬之失職固當置諸官閑無事之地至於軍政安危所係則不可以不擇如臣言非繆乞賜詳酌施行

一欲乞通廣塩於贛州南安軍以弭汀贛塩子之害

時有獻議通廣塩於贛南安者行下贛州知通同共詳酌未報而以憂歸不及上明年春蘄黃失守其後朝廷以武昌為壽昌軍界知所陳云

潭州奏復稅酒狀

臣至愚極陋誤蒙 聖恩擢付一路入境之初訪求

真西山文集卷之九

十七

題

民瘼即聞權酒一事重為潭人之害既又詳加考訂迺知積弊已極不容不更舊法具存不容不復臣敢跡其本末以聞竊惟酒之有權本朝家所藉以佐經費其來尚矣然後行於江浙諸路而不可行於廣南福建者蓋瘴鄉炎疠疾癘易業非酒不可以禦嵐霧而民貧俗獷其勢不能使之必沽於官故特弛其禁以從民俗之所便若重湖以南雖未闢廣之比然其密鄰桂筦旁接連賀風土氣候徃徃相似故全求郴道等州或聽民自釀而輸稅於官或於夏秋正賦併輸酒息未有專行禁權如江浙諸路者也獨潭州在

城或稅或權前後屢變考諸故牘稅酒之法實起於
紹興元年是時兵革未息城市蕭條幕府適有練達
之人建議于州募酤戶造酒城外而募拍戶賣之城
中入城之時數罌以稅官無尺薪斗米之費而坐獲
利入民無逮捕抑配之擾而得飲醇羨其後名公鉅
卿相繼典州皆因而不改旁郡如衡依倣其法亦迄
今遵行至乾道二年劉珙討平柳寇增置新兵又乞
屯軍柳桂一時調度百出亦不敢輕變稅法但增置
糯米場添創南北楚三樓量從官賣稍分酤戶之利
而已及辛弃疾之未朔置飛虎一軍欲自行贍養多

方理材取辦酒課乃始獻議于朝悉從官賣明年權
給事中芮輝奏言潭州自行稅酒法人甚安之官不
費一錢而日有所入今變稅為權皆謂不便人多移
徙虛市一空始行之初所得雖多今止及半而米麩
之本官吏之給盡在其中夫以小利易大不便猶不
可况初無可得之利且彼方新經陳峒倡獮之後又
可遽擾之乎 孝宗皇帝亟從其說降旨住罷令本
州照久例施行是年冬帥臣李椿到官椿於吏事最
為詳練亦奏臣久居湖外備諳土俗稅酒之為民便
已久而弃疾改之當初造營寨房廊日役夫而其衆

所入雖不下七八百緡夫匠一散已不及初其後愈
見虧額會計所得除抱認諸司錢及贍給官吏虛有
廢罷醞戶之名實無所益請依舊按行醞戶稅賣而
帥司樓店亦且開沽俟稅課登羨日止 朝廷從之
官司所醞既少姦弊易防故酒常佳而易售民戶安
意稅賣無抵法冒禁之憂故雖稍取其蓋賦仍從官賣
其常平等處課額亦準舊例徑按息錢內取撥分隸
自是潭俗頗還舊觀既而安內來自西蜀視事之初
即議改榷且限三日打併投醪江流見者撫膺椎矜
破缶所在嗟怨枯馬供磨騷及編氓伐木為薪至空

嶽麓而不之卹也倡擾當壚嘈雜郡齋糟糠秦承充
斥後圃凡酒家一孔之利鈞抉靡遺酒貴米賤既相
遠絕重法以禁亦不為止搜邏之卒旁午達道連坐
之人填溢犴圜富者至加籍沒貧者令眾監償異服
荷校纍纍於市中下之家閱月踰時不知酒味小有
讎嫌動相誣訐人人重足一迹糯米以糴責之州縣
雖窮荒之邑艱歎之歲坐數拋下無得免者監勒牙
儉科率舟船所至騷然人不堪命其害不止一州且
及一路矣後政帥臣棄時鄒應龍皆有意復舊覓以
弗果然則改弦更張稍徭民因此政徵臣今日之責

也且紹興初元至今凡九十餘載稅法中雖暫改然其行之之久通前後七十餘年權法之行或三四年或五六年即復大都不過二十餘年耳由是觀之稅之與權孰便孰否其大畧可觀矣自曹彥而不怨自是官酒與民酒並行者為定例莫之能改及開禧二年趙善恭又欲盡籠其息不待奏聞遽行官權醞戶失業犯法者多甫及數年其弊遂極曹彥約到任是時官賣之額日賤月減幕府相視束手無策彥約之議大槩以為若行權酒則利在官吏而百姓蒙其害一為稅酒利在百姓而官吏有所不便此議一起每

指以為難行皆官吏自為之計非為公家計為百姓計者也以嘉定三年官賣本息計之雖名收二十萬八千五百八十七貫有奇而米麩柴水本錢與官吏食錢却計一十二萬二千三百八十二貫除本收息僅有八萬六千二百五貫是一日所得止二百五十餘貫若官賣一分稅酒二分則日稅之額不過一百六十餘貫當不難辨於是復行淳熙八年已降之旨參用淳熙十年官私俱醞之議許城外百姓自行造酒般運入城上秤收稅每酒一斤稅錢七文不稅而入謂之私酒若城外以至禁地不可闕防即分地分

緊慢改為旗望戶欲來者許之承撲欲退者許之自
陳此外惟南北楚樓每歲量造三分之一約復行稅
法衛涇繼之每歲所入淨息率不下八萬餘貫昨昔
之權無大相過是不科糴不仰配不搜捕薪水之費
官吏之給皆捨去其七而確然一定之息踵門自至
顧何所憚而不為哉本司每歲諸軍供給賞犒之費
誠為不貲若以一歲所入截手補短痛加節約亦可
重重自給外此而求多焉必曰不權不可然盈虛相
較其實無幾徒為國家私怨一之况淳熙八年指揮
初無衝改為臣子老延輒廢格君命行其冒臆臣雖
至愚竊所不忍謹以日下措置復行稅酒舊法所慮
入徵望輕不足鎮壓異議既行之後他時或有變更
則為醜戶者重罹蕩析之禍是臣實誤之也用敢冒
昧奏聞欲望 聖慈仰體孝宗皇帝嘉惠湘民之志
意特降 睿旨從臣所請臣當琢石鐫刻立之通衢
以為本州一定不易之制俾潭之百姓歌詠 聖恩
永永無極臣不勝大願伏候 勅旨

貼黃臣竊見荆湘之地徭峒錯居風俗獷戾動搖
則易緩輯則難乾道間因官司敷賣乳香激成榔
桂之變厥監非邈人所共知本司以安撫一道為

職正當禁止州縣擾民之政以銷患未形乃因權
酒之故歲歲行下科糴糶米所酬之直未必能及
時價所支之錢未必能到入戶况又有追催之吾
有陪備之費其為咨怨蓋不待言擾民之事首自
為之州縣效尤其將何責倘非亟復稅法則歲造
二十萬緡之酒用糶至多苟不科糶何所取辦萬
一有姦民扇搖其間是因小利而致大患也臣日
夜念此至孰是以斷然行之不疑伏乞睿照五月二十

陸日本
聖旨依

申樞密院措置收捕道州賊徒狀

真西山文集卷之九

廿一

照對本路道州管下有賊人蘇師軍等聚集作過已
涉數年尚未敗獲緣本州連年災傷飢民從之者多
遂頗猖獗已殺傷江華縣土軍唐信等八名近承廣
西提刑司牒據賀州桂嶺縣申賊人蘇師軍等在本
縣及江華縣兩界首行劫民財殺害人命已牒昭賀
道州督發巡尉會合追捕今來賀州申備桂嶺縣申
強賊二百餘人是蘇師軍等賊徒過縣五里頭鳴鏑
奪人戶赴州納稅之米本州支錢付臨賀縣彈壓馮
進等部押藥弩手五十名同本州巡檢趙春前去桂
嶺縣勦捕又據道州申賊徒十二月二十五日自賀

州侵入江華縣界黃小九家取酒食用闕集陽官等
人捉獲正賊朱廿五廖晚二其餘賊徒竄入賀州界
地分自今鄉境寧靜除已開會攻捕盡數勦絕兩司
切詳廣西提刑司牒及道州申見得上項賊徒目今
的在賀州界內但賊徒出沒不常若道州有備則逸
而之廣西廣西有備則復過道州如此已是數年若
以其暫出州界便謂無事切恐偷一時之安養靡護
寇終為大患今事連兩路若相與為一家則此賊有
不難圖者今廣西提刑司已差彈壓緝捕馮進等部
押藥弩手五十名同本州巡檢趙春前去勦捕而本

路提刑司昨來亦已差衛道柳桂四州都巡檢下土
軍一百人并道州抽差營道等四縣土軍弓手共一
百二十人有隅官義丁在外則兩路皆已有兵把截
矣所慮兩路將士之心未必協同若更相望觀悠悠
歲月安有了期若一處先舉而自餘不相應援亦為
利害莫若兩路互相閱報其所調發人兵隅官彈壓
等人各於本界衝要去處守把防其侵軼絕其抄掠
之路使其力窮勢蹙道州守倅却當乘此之時遣得
力人持兩司榜文喻以禍福許其自新仍一面抄劄
飭民措置賑卹使本州之民各甯帖安無與賊相應

者則其勢必孤而官司又明許以不死則投附者必衆其執迷不改者勢必無幾却聞會兩路之兵各進前掩捕而選擇其中熟於山谷地利之人擣其巢穴其成會必矣今具措置事下項

一調發兵馬帥憲司當任之昨來提刑司已差發四州都廵土軍一百人及糾集義丁等入外今諸本州更勿斟量緩急如合用添兵即火急飛申安撫提刑司行下差撥應副其錢糧先撥合解諸司窠名錢物應副支給却行其中理窟

一糾集隅官彈壓等人及土名弓手遏賊來路防

五石山文集卷之九

廿四

護江華等縣居民無衝突之患道州當任之今請本州從長措置施行務令着實有備不請具文塞責

一賑卹飢民使各安業本州與提舉司當任之本州諸縣皆有飢民江華最甚請本州目下先次委官抄劄江華縣飢貧戶口火急申提舉司支撥常平錢米行下賑卹餘縣却以次區處如常平有限不足均給即疾速具申帥漕憲三司同共具助

一踏逐得力人入賊說諭令其散衆投降亦本州

之責令從安撫轉運兩司具榜發下本州請疾
速差得力人前去散貼招諭其應下合行事宜
就委本州陳司理與守倅商量從長施行務使
賊徒及早解散戶民各得安業賊徒見在賀州
管下兼昭州及廣東連州路徑相通切恐賊徒
透走難以收捕合牒廣東西兩路經畧安撫提
刑司及昭賀連三州詳前項事理各行調發人
兵防守衝要無令竄送如有機會可乘即開報
道州合兵掩捕務要與民除害不必以各路之
故互分彼此

○真西山文集卷之九

廿五

十

右牒上本路提刑提舉廣東西經畧安撫提刑司并
道昭賀連州各請照前項事理速為施行及具申樞
密院伏乞旨揮劄下諸處催促施行嘉定十六年正
月十五日

申尚書省乞撥米賑卹道州飢民

證對本路管下永道兩州去歲早禾方熟忽傷螟虫
晚禾垂成水潦暴至田畝失收入民闕食緣此道州
江華縣凶徒竊發飢民群附遂至倡厥諸司逐急委
官措置擒捕仍多方招誘飢民近已獲到賊首餘黨
相繼降附目今招誘來歸者非惟無所贍給而中產

之家亦多飢餓至於細民則尤極狼狽道殣相望疫
癘復作骨肉流離城市聚落萎棄嬰孩至有不獲已
而溺之江水者其勢危急蓋尤甚於嘉定十四年之
旱疫兩司見差官抄劄措置糶濟緣飢餓者衆米石
闕少別無可以措畫證得嘉定十五年郴州道桂陽三
郡旱傷 朝廷行下於郴州椿積米內撥五千石道
州桂陽軍常平米內各撥二千石兩司又嘗次申乞
兌撥潭州和糶米石蒙劄下科撥六十石專一賑濟
計撥一萬五千石以活飢民一方赤子遂獲更生今
道州承連年旱疫虫湧之餘又有盜賊疾癘之苦百

姓飢餓父子相棄常平存米既已無多道州郡計自
來窘匱有稅之家又以累歲勸分全無儲蓄鄰近永
州自患不給接連廣郡道梗不通別無米石可以仰
食雖賊黨漸平然飢民易動一方之事尚多隱憂今
來情急勢迫所合申控 朝廷仰祈矜卹以解十萬
生靈倒垂之急欲望鈞慈於潭州或道州和糶米內
撥米二萬石亟賜劄下專一賑濟道州飢民庶幾百
姓存活銷患未萌不勝本路之幸須至申聞者右謹

具由尚書省伏乞旨揮行下以憑遵守施行

三月二十四日

奉 聖旨依令道州按見起發襄陽府和糶米一萬
二千五百石就京本州賑濟使用如上項米已行起

撥卽仰潭州於嘉定十四年分見俸和糴米內支發一萬二千五百石應副道州支用候支散畢開具夾細帳狀申尚書省

申樞密院乞免將飛虎軍永成壽昌狀

證得今年五月二十六日準當月十五日樞密院劄子節文為本司申乞將壽昌見屯親兵忠義軍八百餘人帶衣甲盡數替回歸司教閱事已劄下壽昌軍節制司外劄付本司從所申事理施行將已發往壽昌軍飛虎新軍共一千九百四十三人各人老小妻口更揀五十七人并衣甲軍器亦同老小妻口日下一併般挈往壽昌軍一處居住通作二千人永久

真西山文集卷之九

七

余

屯駐將飛虎舊軍四百五人且權與存番教習新軍及行下飛虎軍招填闕額外兩是起發新軍老小妻口本司尋契勘若徑將飛虎新軍老小妻口盡數發遣在潭州可省日支券食在本司可免歲費折洗等錢誠為利便所合仰體廟筭亟行遵稟但緣本司體訪得上項新軍當來雖係於本路諸州招收既而就潭州選刺押下本州新寨居住教閱往往即視本州以為鄉土其間多就本州結親者近聞永成壽昌頗懷傾戀本司慰勉就道偶無異詞然揣度其情尚有復回本州折洗之望今將各人老小妻口遣就戍所

雖有室家團樂之樂且無道路往來之勞而其意嚮終不以為便博采將士之論不謀而同今本司見據先來部轄壽昌軍捍禦新軍將官唐亮申所部新軍七百人一面起發回司拆洗限兩月仍前起發外其逐人老小妻口欲且令在本州新寨居止免行發遣仍欲立為定制自今壽昌捍禦飛虎軍每滿兩歲一次拆洗庶幾軍情感悅緩急可以集事至於本州本司雖小有支費所不敢計而朝廷昨來所委本司新創浩寨字亦不至為棄物本司已於五月二十八日二十九日六月初二初三日具申樞密院乞速賜

劄下壽昌軍及本司證會施行未准回降今月初七日據壽昌軍差正將趙遵部押第一次起發捍禦新軍六百九十七人回司拆洗據衆軍圍狀稱新軍為見當來舊軍多有立到戰功增加爵祿又見文榜止是潭州飛虎却無壽昌寄招衆軍皆是拋棄物業般挈父母妻口前來投充就請又多是本路諸州產戶或改刺禁軍盡在本州結親及有祖宗墳墓壘在附近去處若使永戍壽昌則是家產破蕩親屬遠絕祖宗墳墓不能拜掃深實利害昨已具狀赴沿江制置司陳乞已蒙備申朝廷外陳乞將新軍存留

一年一替或依信陽軍捍禦官兵久例一年一次拆
洗使各家有父子團藥之樂衆軍皆得安跡今契勘
本司昨來躰訪得知前項利害因依已排日具申乞
今據回司拆洗新軍陳狀顯見軍情未以求戍為便
欲望鈞慈檢証累申事特賜敷奏速賜劄下壽昌軍
并本司證會將前項新軍老小妻口且在本州新寨
扞止免行發遣仍立為定制將壽昌軍捍禦飛虎軍
兵每滿兩歲一次回司拆洗庶幾兩便謹具申樞密
院伏乞旨揮速賜施行時壽昌知軍朱索建言朝廷從其謀行下某度軍情必不悅方為申陳未幾果聞諸卒喧譁幾至生變朱逃於江此乃出榜訴以初無此事仍發其歸司拆洗然

真西山文集卷之九

廿九

末戍之議未已也其初請未從又其三有請且作親
作白廟堂甚力乃始下鄂州制置司制司申潭州所
請其說甚長久之乃劄下從
本司所申行十月十二日也

申樞密院為已誅斬武岡軍叛卒狀嘉定

證對本司昨為武岡軍禁軍蔣宗楊德攢司劉德近
在軍衙作鬧及劫掠黃三蕭八等家財殺死百姓周
少三等事尋奉八月二十五日省劄備奉 聖旨令
本司更切撫諭安輯施行遂於九月初十日密切行
下本司撫諭諸軍各令安帖外仍喚上蔣宗等三名
赴本司聽候旨揮仰本軍立便解發如敢抗拒請權
運選差得力兵級徑行擒戮函首赴司其蔣宗等三

名家財並給付用力兵級充賞仍將本司發下借補
官資文帖書填給付并具姓名保明供申切待具奏
朝廷給降真命及從本軍充支官會二千貫文等第
支犒具申本司發還去後今月十四日據武岡權軍
僉判葉宣教申於今月初九日分差得力軍兵陳喜
李成等擒捉蔣宗楊德劉德三名斫到首級了當其
餘隨從人于喜等亦已捉到分送三獄收禁外所有
蔣宗楊德劉德首級別狀申解併具陳喜李成等功
賞供申先次飛申本司須至申聞者右所據前項狀
申本司除已牒武岡軍催申候到逐一施行別具供
申外謹具申樞密院伏乞證會

真西山文集卷之九

卅

又申樞密院狀

同日

使司昨於九月初十日出給文榜發下武岡軍委權
軍葉僉判喚上蔣宗等赴司聽候旨揮如敢抗拒即
仰擒戮函首申解却將蔣宗等家財分給用力兵級
仍將本司元發下借補官資文帖書填給付供申去
後今據權軍葉宣教申已於今月初九日分差得力
人陳喜李成等擒捉蔣宗等三名各已斫到首級及
提到隨從人于喜等送獄根勘外今有各行事件須
至旨揮

一據申兵級陳喜李成等委是用力向前深可嘉
尚其餘同共用力之人亦合優賞請權軍照使
司元行下文榜事理將所給借補官資文帖斟
酌輕重書填給付不許泛濫仍具姓名申本司
切待具申朝省給降真命其蔣宗等三名家財
合照元榜事理第等支犒用力兵級所是本司
元榜出立賞錢二千貫文亦合斟酌輕重立便
給付務令公當

一昨來蔣宗等在城內及城外二十里間劫掠民
戶家財打蕩屋宇一番驚擾深可怜念請權軍
日下抄劄城內外破害人戶姓名於常平錢內
等第賑卹一次務令優厚

右牒武岡權軍葉僉判照前項事理逐一施行具狀
供申并牒上三監司請照會并申樞密院證會仍申
尚書省諫院御史臺

小貼子

所是本司元立賞錢二千貫文已行下就本軍
兌支及差人賣券發還本軍外別支官會一千
貫發下令項賑卹軍城內外被害居民伏乞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第九

